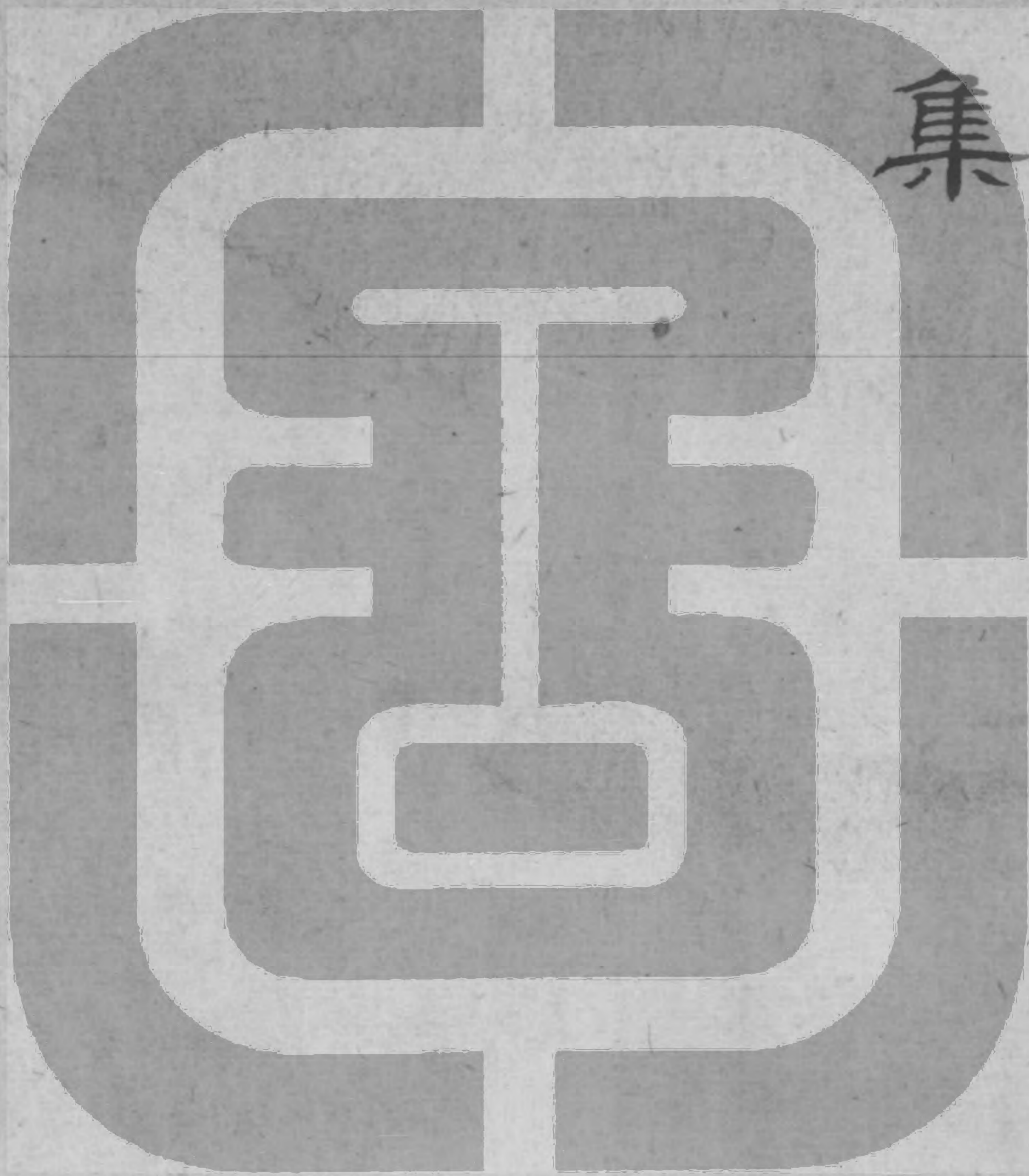


北海

集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十九

祝文

温州恭遷祖宗神御七位奉奏祝文

伏以上都猶阻原廟未還永惟耿末之資實負繼承之責幸賴祖宗之餘訓力圖家國之中興姑即便邦載嚴神御屬奉遷於聖祖以就次於行宮並瞻睟穆之容序正尊卑之位庶頤安於後裔期歸復於舊京嘉薦弗親



宋 綦崇禮 撰

孝思曷已尚享

温州造遷聖祖天尊大帝聖像景靈宮奉安奏

告祖宗神御祝文

伏以帝錄皇圖宜有發祥之自祖功宗德豈無流慶之先惟世系之推尊寶仙源之所出興言寶像遠即海邦將遷次於行宮以並嚴於烈祖庶合神靈之意永延宗廟之休尚享

太皇太后梓宮發引渡江祭告錢塘江神祝文

伏以鳳翥宵陳鸞車夙駕指濤江而利涉宜神物之效靈爰飭薦羞用伸虔告

昭慈獻烈皇后改謚曰昭慈聖獻皇后奉冊寶

告宗廟祝文

維紹興三年歲次癸丑某月朔日孝曾孫嗣皇帝臣某

伏維昭慈獻烈皇后改謚曰昭慈聖獻皇后謹遣某官

奉謚冊寶敢昭告於僖祖立道肇基積德起功懿文憲

武睿和至孝皇帝伏以泰陵元配隆后母儀哲宗皇帝

祝文改云

伏以於皇世兩御簾帷再安社稷事希古昔勲在邦家
母堯保冲人尚惟累行之功未極易名之懿冊又新於徽稱庶克協
於聖功令羣工有司請以祖宗之命改謚曰昭慈聖獻
皇后不敢不告尚饗

温州景靈宮奉安昭慈聖獻皇后祝文

維紹興三年歲次癸丑某月朔日孝姪嗣皇帝臣某伏
為景靈宮奉安神御謹遣某官敢昭告於皇伯母昭慈
聖獻皇后伏以雨露時思既列太宮之祝衣冠像設載
嚴原廟之儀仰覲睟容如聆慈訓尚想簾帷之際可忘
社稷之功期永奉於神靈用克寧於館御尚饗

昭慈獻烈皇后焚几筵祝文

維紹興三年歲次癸丑月朔日孝姪嗣皇帝臣敢昭告
於昭慈獻烈皇后伏以音容寔邈供養永離未厭孝思
遽終祥祭三年有既撤几席於宮闈百世不窮奉蒸嘗
於宗廟神靈其往哀慕難勝尚饗

温州告遷昭慈聖獻皇后神御赴景靈宮奉安

祝文

維紹興三年歲次癸丑月朔日孝姪嗣皇帝臣某伏為
月日神御遷赴景靈宮奉安謹遣某官敢昭告於皇伯
母昭慈聖獻皇后伏以徽音在慕像設方嚴載稽原廟
之儀祇奉祠宮之次已從蠲吉式告將遷尚饗

昭慈聖獻皇后神御告遷赴温州景靈宮奉安

祝文

維紹興三年歲次癸丑月朔日孝姪嗣皇帝臣伏為迎

奉神御遷赴温州景靈宮奉安敢昭告於皇伯母昭慈
聖獻皇后伏以仙游已邈館御斯崇將奉晬容往從原
廟儼衣冠之甫出肅仗衛之既陳載感平生但增永慕
尚饗

昭慈聖獻烈皇后改謚曰昭慈聖獻皇后於温州
太廟奉上冊寶詣本室前行奉上禮前期奏告

祝文

維紹興三年歲次癸丑月朔日孝曾孫嗣皇帝臣某伏

為昭慈獻烈皇后改謚曰昭慈聖獻皇上將以月日奉
上冊寶謹遣某官敢昭告於僖祖立道肇基積德起功
憲文睿武至孝皇帝伏以更崇謚號圖稱慈徽既合儀
於搢紳嘗請命於宗廟考六家之法斯極鴻名從三后
之規聿彰聖德爰登寶冊往對神靈盛禮既陳先期以
告尚饗

溫州景靈宮奉安昭慈聖獻皇后神御奏告帝
后祝文

維紹興三年歲次癸丑月朔日孝曾孫嗣皇帝臣某伏
為月日景靈宮奉安昭慈聖獻皇后神御謹遣某官敢
昭告於宣祖紹武睿聖皇帝太祖啟運立極英武睿文
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
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
武定章聖元孝皇帝皇高祖考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
德神文聖武濬哲明孝皇帝皇曾祖考英宗體乾膺歷
隆功聖德憲文肅武睿神孝皇帝皇祖考神宗體元法

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武欽仁聖孝皇帝皇伯哲宗顯
 天斷道世德揚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昭憲皇后杜
 氏孝明皇后王氏懿德皇后符氏明德皇后李氏元德
 皇后李氏章穆皇后郭氏章獻明肅皇后劉氏章懿皇
 后李氏皇高祖妣慈聖光獻皇曹氏皇祖妣欽聖憲肅
 皇后向氏欽成皇后朱氏皇祖妣欽慈皇后陳氏皇伯
 母昭懷皇后劉氏伏以送終有既撤几席於東朝事往
 如存遊衣冠於原廟是嚴設像設以奉神靈率循列聖

之規

諸后祝文改作率從先后之儀

式序祠宮之次將陳盛德祇告先

期尚饗

諸帝共一首諸后共一首

溫州告遷萬壽觀聖祖聖像於景靈宮奉安奏

告宣祖皇帝祝文

伏以創業開基雖本貽謀之盛膺圖受命豈無流慶之
 先惟世系之推尊實仙源之所出興言寶像遠即海邦
 將遷次於行宮以並嚴於烈祖庶合神靈之意永延宗
 社之休尚饗

道場齋文

昭慈獻烈皇后寒食節道場齋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三月壬辰朔十日辛丑皇帝為寒食節於臨安府淨慈寺使僧二十一人昭慈獻烈皇后几筵前作水陸道場者伏以墻祭屆期重起園陵之慕玉衣留御空瞻几席之陳恭即祇園大興法會普裕冥陽之供用資先聖之緣榆燧既改感孝思而曷已具文可質超慧果以何疑更仗聖功永扶皇祚謹言

昭慈獻烈皇后几筵前寒食節水陸道場齋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二月朔日皇帝為寒食節使增二十一人於昭慈獻烈皇后几筵前作水陸道場者伏以稽山東望再逢拜掃之期鷲嶺西來固有追脩之教愴園陵之莫展奉几席以猶新式當寒食之辰大啓法筵之供陰功有託具存保佑之慈覺力可依用薦超昇之果更推聖利普及含倉靈謹言

御前寒食節於昭慈獻烈皇后几筵前建水陸

道場齋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三月壬辰朔十日辛丑御前為
寒食節使增二十一人就昭慈獻烈皇后几筵前作水
路道場一晝夜者伏以盛德難忘想慈顏之如在孝心
欲報惟象教之可憑歲華甫覲於清明民俗爭先於拜
掃莫展柏城之域但瞻玉几之筵爰集緇流廣陳法會
合幽冥而普供宣秘密之微言庶伏殊因獲資聖地覺
乘是證哀願不違謹言

昭慈獻烈皇后筵几前中元節道場齋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七月朔日皇帝為中元節使僧
二十一人赴昭慈獻烈皇后几筵前開建水陸道場者
伏以新秋悽愴方深霜露之思舊俗流傳載感孟蘭之
節念母儀之欲報捨象教以疇依茶即几筵大陳寶供
合天上人間之衆徧水居陸之殊若鬼若神或凡或聖
普臨法會同攝勝功憑最上乘以普資於福果生極樂
國其皆仰於慈顏謹言

昭慈獻烈皇后几筵前作水陸道場齋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九月朔日皇帝為十月一日使僧二十一人赴昭慈獻烈皇后几筵前作水陸道場者伏以陽月載臨歎歲時之晼晚東朝不御瞻几筵以淒沍廣修殊勝之因用證超升之果式招淨侶恭啓法筵憑大雄大力之神設無礙無遮之供仰資冥福俯慰孝心更分不盡之功普及無情之類謹言

御前為太上道君皇帝就內中道場齋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十月戊子朔十日丁酉御前為太上道君皇帝天寧聖節就內中作祝聖壽道場一永日者伏以候當陽月節紀誕辰仰瞻天德之寧虔祝聖人之壽廣延開士恭啓清場憑我覺雄出茲勝力推九齡之吉夢進行昌期指七聖之迷途歸安大養更資慈護永保皇圖

御前為昭慈獻烈皇后几筵前建水陸齋文

伏以獻歲發春感故年之載換慎終追遠愴永慕之何

窮空瞻玉几之陳無復椒觴之舉唯憑覺力用薦孝誠
清供既周咸被法筵之施徽音不昧更延廟祀之休謹
言

內中建輪結道場齋文

伏以火德中興候應朱明之節天休申命祥標震夙之
期延淨侶於祇園啓梵儀於中禁式假莊嚴之力具宣
微妙之音庶格精虔冀加慈護增隆壽祉保基祚以長
新敷祐羣黎弭戡兵而永息

疏

功德疏

伏以火德方中適契興朝之運天休申錫將臨誕聖之
期預申啓請式陳洪供冀廣哀於梵福用仰祝於帝齡
皇帝陛下伏願寶命惟新慶源有衍如山如阜永觀基
業之隆宜君宜王益茂本支之大

功德疏

伏以炎正中興允啓誕彌之節真如勗勝普歸善禱之

誠願此微生久塵近綴欲報聖神之遇是資梵釋之音
皇帝陛下伏願睿德日新武功時定茂集自天之祐永
膺申命之休同召虎之對揚載歌萬壽效封人之請祝
更誦多男

功德疏

伏以紹靈長之寶祚聖有所生蒙覆育之恩深物無以
報恭因誕節廣集勝緣克成閱月之功仰祝後天之奠
皇帝陛下伏願對昊穹之申命茂擁鴻休乘炎正之中
興系隆丕業壽考協萬年之慶本支推百世之祥永庇
含靈同依正覺

聖節功德疏文

伏以帝德乘乾載覲誕彌之日臣心報上仰伸善祝之
誠集真如最勝之功資壽考無疆之祉敢祈大覺用證
殊因孝慈淵聖皇帝陛下天祐至仁神歸景福四方來
賀同瞻法駕之還二聖同觀永篤皇家之慶

功德疏

伏以千齡在旦仰天德之出寧四海傾心罄人臣之歸
報願叨聯於法從宜加厚於常情恭伏聖緣仰陳善祝
太上道君皇帝陛下伏願佛慈嚴護聖孝感通周室中
興歸饗九州之養天子萬壽永承二聖之歡

太上功德疏

伏以天德應期載及出寧之旦臣心上報敢忘歸美之
誠屬誕節之將臨叩真誠而有請願晚塵法從已遙北
嶽之巡惟廣集勝緣用致南山之祝太上道君皇帝陛
下伏願後天難老如日常升萬福無疆擁百靈而薦祉
四方來賀驩七萃以回鑿更賴覺慈俯資願力

祈晴文

臨安府上天竺寺開啓祈晴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四月辛酉朔日皇帝遣入內侍
省東頭供奉官睿思殿掌書管簿楊立本使僧四七人
於臨安府上天竺寺開啓祈晴道場者伏以民勤終歲
人力待時凡茲衣食之原視彼雨暘之候願念霖霖之

久適當長養之期既蠶月之妨功且麥秋之告病饑寒之慮宵旰是憂爰叩佛乘庶從人願亟掃積陰之沴盡還慧日之明謹言

中天竺啓建祈晴文

維紹興三年歲次癸丑四月丙戌朔日皇帝遣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睿思殿掌書管簿楊立本使僧四七人於臨安府中天竺寺靈感觀音院開啓祈晴道場者伏以時當長養雨或霖霖蠶將老而畏寒麥及秋而恐病惟生民所急孰先衣食之原而大士之尊實制龍神之命願施聖力亟掃頑陰還天宇之清明副人心之歸嚮謹言

下天竺寺啓建祈晴文

維紹興四年歲次甲寅五月朔日皇帝遣某官於臨安府下天竺寺啓建祈晴道場者伏以公私之計既寡蓋藏水旱之虞動閔念慮屬茲苦雨害彼力田三日成霖乃踰期而未止六師仰哺則望歲之未知孰寬否德之

憂蓋仗能仁之力或投淨宇恭啓清場願回慧日之光
亟掃積陰之沴謹言

越州圓通寺祈晴文

維建炎四年歲次庚戌十月庚午朔十九日戌子皇帝
遣某官使僧四十七人於越州圓通寺開啓祈晴道場
者伏以愁霖不止懼傷高廩之藏妙應無方敢叩普門
之力維茲霖雨乃涉嚴冬雲氛益繁久妨明於日月場
工未畢將闕奉於梁盛願回慧照之光盡掃積陰之沴
鞭燭龍而銜耀茅蒼愜獻曝之忱驅石飛之飛翔徧戶
免祁寒之怨庶終穡事以慰人心謹言

內中講筵殿祈晴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五月朔日嗣天子臣命道士二
十人就內中講筵殿開建祈晴道場謹上啓元始天尊
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農夫望歲苦
雨逾旬豈惟行路之興嗟并與力田而告病敢伸精禱
冀格至誠雖政事或乖時乃眇躬之責而梁盛有闕恐

貽上帝之羞願驅宿沴之災還廓大明之照臣無任懇
禱之至謹詞

內中講筵殿祈晴道場罷散文

臣言伏為祈晴道場設醮一座三百六十分位者伏以
積陰作沴久雨為淫百祀是供懼有霖盛之害六師在
戍尤懷餽餉之憂仰觀天心俯矜民力趨扶桑之晨照
收屏翳之餘威庶使三農薦蒙一稔臣無任精虔激切
之至謹告

集禧觀開啓為民祈福祈晴文

伏以雨淫為苗民用愁墊式陳淨供以致誠祈冀格靈
明遂蒙開霽惟潔粢之無害仰休饗之有依謹告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二十

宋

熈宗禮撰

進御故實

建炎四年八月十八日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通直郎試尚書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綦某等奏准尚書吏部牒備淮都省劄子八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令侍從官一員具前代及本朝故事關涉治體者一兩事進入者臣等備數從官無所裨補仰承聖問實深榮懼

之至然臣等伏念自艱難以來私家書籍例多失散雖口耳之學粗能記誦一二深慮訛舛抵牾不足以上塵睿覽伏見祖宗以來遴選儒學之臣以奉講讀若令從官一例獻其所聞亦於祖宗朝無此體例况令侍讀侍講並有正官臣等若不揆荒淺奉承詔旨恐有越職之嫌伏望聖慈照察止命講讀官三五日供進前代及本朝故事以資聖學所有元降日令侍從官具故事進入指揮伏乞特賜寢罷庶使臣等不敢侵紊職守伏候勅旨八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講讀翰林學士兩省官依已降指揮

論唐房元齡創業守文對

唐書房元齡傳帝嘗問創業守文孰難元齡曰時方草昧羣雄競起攻乃降戰乃剋創業則難魏證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覆昏暴殆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於驕逸人欲靜徃後毒之世方敝衰刻窮之國由此衰則守文為難帝曰

元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見創業之難
證與我安天下畏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亡見
守文之不為易然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
難方與公等慎之

臣嘗考唐太宗撥亂致治功德兼隆由漢以來誠未之
有迹其所以然之故則在夫委用輔相能盡其才而已
觀王珪所評一時同列大臣各有所長皆足以居其任
宜其職昔者稱人臣之美有曰乃心王室勤勞王家者

矣有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者矣則孜孜奉國知無不
為元齡為得之輔弼之臣安危所繫時方有事則宣威
靖亂以折衝萬里時方無事則當軸處中以坐鎮一堂
則兼資文武出將入相靖為得之進退開陳之際奉揚
布宣之間上以沃一人之心下以善四方之政則敷奏
詳明出納惟允彥博為得之小紀大綱萬務叢委百司
庶府濟繁治劇務畢舉胄為得之盡忠勿欺有犯無隱
正救其惡而措君於無過將順其美而引君於當道則

以諫爭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證為得之進退賢否別白
功罪片善必舉而已無窮位之譏織惡不容而朝無幸
位之則激濁揚清疾惡好善珪為得之此六人者才雖
不同咸有廟廊之具太宗兼得而並用之致治之美又
何難焉雖然自靖而下則徧有所長殆不能以相移苟
獨任以求成功亦不能無闕至於元齡則才優數子而
不可以一善名焉故珪但稱其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而
己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元齡不言功王魏善諫而元
齡推其直英衛善兵而元齡身處要地不吝權此其成
令名者彼數子之長蓋元齡之所并包而効之於君者
耳不其優歟烏虜二帝三王遠矣臯夔益稷伊傅周召
之賢不可遽得於後世則用人如太宗者以之除亂而
興治亦何為而不可哉

論衛文公晉悼公事

左傳閔二年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
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草車

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襄九年晉侯歸謀所以
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
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
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
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臣觀自昔興衰致彊必先自治自治之道未有不本於
民者衛文公承懿公失國之後徙於楚丘能以道化其
民而建城市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歌於國風亦

可謂賢君矣考傳所載則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約已以
禮務財訓農通商惠工裕民以政也敬教勸學知所以
作人矣授方而任能知所以官人矣用能安富其國家
而草車之盛終致十倍衛之所以復興者如此晉悼公
承厲公失道之後修政事建官師舉不失職官不易方
爵不踰德而民無謗言亦可謂賢君矣以楚鄭之故厭
於屢戰謀所以息民者魏絳首以施舍為請於是輸積
聚以貸為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則藏之百姓而家給人

足也公無禁利亦無貪民則與衆共利而庶遜興行也
祈以幣更賓以特牲省費以蓄其生爾器用不作車服
從給嗇用以蓄其力爾行之期年其效足以勝楚晉之
所以復霸者如此然則文公所以興衛悼公所以彊晉
皆以約已息民為本曷嘗設法立禁務以興利而富國
為哉伍負言越之伐吳亦期生聚教訓於二十年之後
雖小大之遲速各因其力未有不由於是者苟不知出
此顧以大讎之未復國用之未克務速効而忽遠圖乃
欲於喪亂之餘求生全之道有司或不知恤將巧為制
陰取罷民以濟目前之急使其僥倖以成一旦之功而
吾民之心已離矣蓋亦反其本歟

論唐貞觀開元循吏之治

唐興乘隋亂離剗祲荒荼擇用州刺史縣令太
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
本莫重刺史故錄姓氏於屏風卧輿對之得才
否狀輟䟽之下方以擬廢置又詔內外五品以

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得其人民去愁歎就安
妥開元中又銅廢酷吏懲無良羣臣化之草苛
矯之風爭以惠利顯復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
刺史者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至宰相名臣莫
不孜孜言長史不可輕授亟易是以授受之間
雖不能皆善而所得十五故叶氣嘉生薰為太
平垂三百祀與漢相埒致之之術非循吏謂何
臣嘗謂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則國以民為本然

而不可以偏臨於天下也於是乎因其生聚列為郡邑
而張官置吏政令行焉凡以為民而已郡邑之吏小大
非一而近民之官莫如守令守令者為天子而牧養斯
民者也今夫連千里之封而得一良守則千里之民安
環百里之境而得一良令則百里之民說天下郡邑遠
近鱗次城郭相望阡陌相接牧民之吏咸得其良焉則
天子垂拱於上而治功成矣是循吏之効也唐之盛際
前稱貞觀後稱開元語其致治之本則亦不過於慎重

守令而已奈何近世乃不是思守令之選視為輕易由銓部者既一槩以資格授而諸郡守臣除於朝廷者有五有以被罪而見斥者有以便私而得請者有以議論不合而外補者有以才用無聞而退處者有以宥罪起廢而稍遷者輕授亟易去來靡常雖有龔黃召杜之政何所施設甚非為民置吏之本意至於縣令其選尤輕監司郡府既以職所臨統動相威制又有奉使之臣將兵之官若銜一命被一檄其經過待遇不異胥吏無厭之求一失其意則呵辱隨之彼惟救罪不暇乃欲責牧民之効得乎然貞觀開元之事其亦有取於今矣苟能倣當時之蹟詳列名氏簡於上心審其才否而廢置之則人皆赴功而守令之職舉申詔宰府著於甲令或由郡守而擢為侍從或由縣令而超居臺省則人皆樂為而守令之任重其職舉而郡邑之不治者未之見也

論王霸從光武渡滹沱河事

後漢書王霸傳王郎起光武在薊郎移檄求令

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
 手擲揄之霸慚懼而還光武即南馳至下曲陽
 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
 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
 霸往視之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還即說曰水
 堅可度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
 前比至河水亦合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水
 解光武謂霸曰安吾眾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
 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
 無以加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推以濟事殆天
 瑞也

臣觀光武初至河北會王郎之亂求帝甚急方從薊中
 晨夜南馳而郎兵在後使滹沱之水或不得渡殆矣安
 能中興漢業綿祀二百與西京之盛比隆而繼美哉當
 滹沱之未濟也聞候吏之言眾情危懼將有離散之憂
 王霸詭以水堅可度還報而眾果得濟雖脫於險難實

天相之然非賴霸設權以安衆則衆以離矣將誰與之
濟乎或謂冰適得合幸耳不然霸之悞衆悔可及耶蓋
霸知人情懼不得濟必生意外之變若譎衆以臨河次
則阻水待濟不暇他慮可得相保况天時方寒河水之
結無常則事或可符理當有是則霸之用心也願帝聞
霸言而笑候吏之妄則已識霸之意矣慈其大度過人
者歟臣幸得備官太史與修日歷而王府舊僚以事迹
來上竊聞陛下初以大元帥起兵相州將濟河如大名
以圖入援是時我師單寡敵騎充斥濇滑既梗而賊營
牢固度不得前忽報洹水渡河冰可濟遂趨洹水路向
晚候騎言冰已拆蓋節近立春凍當解矣官屬失色莫
知所為未敢以白也黎明前鋒報河水復合衆情大悅
時久雪陰晦及是開霽天日清明陛下乘小車安度師
徒獨後乘糧車以冰薄不能勝有陷溺者既度三軍誰
譟是夕宿洹水聞敵營不遠五十里翌日由間道進食
村民間有言適見三敵騎至旁近村舍問陛下所止人

詭答曰過已數日遂以鞭擊鞍而去可謂危矣蓋天以大業付陛下則神之相之有非人力所能為者是以中興宋室同符漢光祚嗣之隆未易量也雖然無忘在勿古人忠戒臣竊願有獻焉伏望陛下兢兢業業雖休勿休懲此多難思雪大恥所期戡定中國迎還兩宮盡復聖朝之舊傳嗣無窮此臣區區效忠之至願陛下所當念茲而不釋者也

仁宗御書

慶歷四年上於迺英閣出御書有三軸凡三十
五事一曰遵祖宗之訓二曰奉真考之業三曰
念祖宗艱難四曰思真宗愛民五曰守信義六
曰不巧詐七曰親頌學八曰精六藝九曰慎言
語十曰待耆老十一曰崇靜退十二曰求中正
十三曰懼貴驕十四曰保勇將十五曰尚儒術
十六曰議釋老十七曰重良臣十八曰廣視聽
十九曰功無迹二十曰戒喜怒二十一曰明巧

媚二十二曰杜希旨二十三曰從民欲二十四
曰慎盈滿二十五曰傷暴露二十六曰哀鰥寡
二十七曰訪屠釣二十八曰講遠圖二十九曰
絕朋比三十曰斥諂佞三十一曰察小忠三十
二曰監迎合三十三曰罪己為民三十四曰損
躬撫軍三十五曰求善使過又出危竿諭一篇
述居高慎危之意上頌侍讀丁度等曰朕觀書
之暇取臣僚章奏及進對事目有深意可施於
政治者為此書以分賜卿等度洎侍講曾公亮
楊安國王洙等既拜賜因請注釋其義上許之
其後度等上答迺英聖問一卷曰陛下上念祖
宗下思政治述安危成敗之迹忠邪善惡之事
詢謀下臣使進裨補竊思自古求治之主靡不
欲興理道安邦國納忠正退姦邪廣聰明致功
業然行此數事在明與威斷爾明則不惑威則
善柄斷則能行總是三者守而勿失非聖人孰

能為臣等嘗讀唐書見憲宗英悟留心庶政宰
臣陳說政要必往復詰問既盡其理則曰凡事
言之則易躬行則難卿等既為朕言之則當行
之勿空陳而已李絳對曰非知之難行之惟艱
天下之人從陛下所行不從陛下所言惟願每
言之則必行之憲宗深所嘉納今臣等親承聖
訓敷明治要亦願陛下日與輔臣舉此事目推
而行之毋使唐之君臣專美前代也上覽之終
篇指其中體大者六事付中書樞密院令奉行
之

臣嘗因奏對語及祖宗時事蒙聖諭曰此朕之家法也
臣聞之竦然私竊慶幸仰見陛下存心圖事未嘗不以
祖宗為法臣以是知大業之必復而天下不足治也今
臣紬繹舊訓得仁宗皇帝御書之目三十有五由其目
而尋之則奉先守業修身為政用人御下安邦固本之
道舉在是矣臣願陛下書之屏几置之座右起居對之

以無忘仁祖之法亦陛下之志也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二十一

宋

蔡崇禮

撰

進御故實

論唐裴諤問權酷利對

二月初一日進御故實曰唐書裴諤傳拜河東

租庸鹽鐵使時甫早諤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權

酷利歲出內幾何諤久不對帝復問曰臣有所

思帝曰何邪諤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

人愁嘆穀豉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
苦而乃責臣以利益孟子曰治國者仁義而已何
以利為故未敢即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
臣聞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
救其惡以是為心而未嘗一日敢去念也故當因事納
諷以開悟主意直而不訐巽而可入何必折檻引裾悻
悻然身取其名而揚君之失為哉方代宗之時亦多故
矣財計之事真其所急况譖以租庸鹽鐵為使則權酷
出納職所當知代宗之問亦未失然譖區區之意所以
激而諷之者正欲君上先民疾苦以收天下之心而已
夫多事之時筦榷租庸鹽鐵之利必將督責郡縣取足
齊民以趣辦軍輿之用若於是時上不知恤其疾苦而
唯征利之言是聞豈不傷恩而召怨代宗中材之主也
猶能識其意而納其言况於盛德之君蓋所樂聞而不
憚改也昔漢汲黯為謁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武帝使
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

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
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
諛之應對其亦類是後之為臣者多所未達君有問焉
則趨和承意不足斥藏否而其有所使也苟以如命為
恭時之利病如何拘拘然不敢少越其職以謀國家之
急視民疾苦不翅秦越之肥瘠也方之二子則在所取
乎在所否乎

論漢陳平降漢事

漢書陳平傳平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
召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
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
說之問子居楚何官平日為都督是日拜平為
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譁曰大王一日得
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共載使監護長者漢
王聞之愈益幸平絳灌等或讒平漢王召平而
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

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不能用臣說
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則
妻之昆弟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間漢王之能
用人故歸大王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
計畫有可來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
所賜金具在請封送官得請骸骨漢王廼謝復
有予賜拜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衆不敢復
言

臣嘗謂國家多事之際要以得人為急苟有得焉患不
不能用用矣而能信任之不疑最人君之難事也蓋人
固未易知而或得於一言寤合之間已足了其賢否而
察其可用非明智不惑之主不能至此然而人君進賢
將以踈踰戚卑踰尊孤遠之人一旦加之同儕之上使
其聽順服從而無間言又所難者願其賢才審堪吾用
要非信之篤任之親使人聽順服從而讒間之言不敢
發則亦不能盡其才而成功觀平初以亡命來歸一說

高帝而悅之即使參乘典護軍諸將謹言其不可而愈親幸之其後絳灌之讒作不能無少疑也反問焉而得其心遂不復疑乃使盡護諸將軍而後人不敢有言此平所以得展盡其才而畫榮吐竒終興漢家也夫惟高帝豁達大度規模如是彼項籍有一范增而不能不用不亡何待故曰用人非難盡其才之為難能盡其才蓋不疑之謂也

論趙盾舉韓厥事

紹興三年正月十六日進御故實曰國語趙宣子言韓厥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後趙孟使人以其車干行厥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女於君懼女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女女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女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

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臣觀自昔人君最惡者朋黨而人臣之得罪亦無大於
此其故何哉為其不忠也為其不正也為其不公也夫
不忠則欺欺則必黨而後售不正則邪邪則必黨而後
立不公則私私則必黨而後成苟為其情不出于此
三者亦無事於黨矣為人臣而甘為不忠不正不公之行
以安愛其惡名亦豈人情也哉蓋仁義之道薄而利以
勝之則趨陷於此而不自知為耳未有仁而遺其親者
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懷仁義以事君者則不其然
忠而不欺與之共事者皆所同心正而不邪與之並進
者皆其同類公而不私與之同心同類者乃皆一意於
公家耳故更相稱譽不為朋黨轉相汲引不為此周何
則忠於為國無邪私也是以為大臣者以人事君唯恐
其才之不宜而有愧於所稱居下位者由薦入官唯恐
其職之不脩而有負於所舉處薦才之地則引之不以
為恩任當官之責則犯之不以為怨恩怨兩忘而唯義

之從尚何朋黨之有臣於趙盾韓厥之事竊有取焉

論王汾免解不降等事

兩朝寶訓皇祐中王禹偁曾孫汾登進士甲科以免解例常降等上閱其世次頌宰相龐籍曰此禹偁孫也命毋降等面問其家仕者幾何汾其以對及汾改京官又命優進其秩

臣憂謂先王之教衰而賓興不行於天下舉賢拔才多以其私歷世患之而莫能善也於是設科取士而貢舉行焉貢舉之制重於隨唐而盛於本朝公卿名臣咸出乎此然而有司或容其私也則必嚴其防禁以杜之祖宗以來先後沿革條目煩悉待之曲盡其有成書方諸先王雖不能如賓興之善然公天下之道捨此不可何則澆醇異俗今古異宜畫一之制豈其得已奈何今議者務便人情而欲紊之也觀神宗時免解雖得第者例當降等王汾優中甲科亦在降例特緣名臣之後上意念之而僅得免焉豈不以不試於州而與試藝被薦者

無所異將不足以風厲學者故耶其後累免遇恩當特奏名而正預省送其唱第之際反與之陞名已失茲意又况近時凡特奏名推恩不問試策之高下雖不當出仕者悉令同預銓選而與直中第者殆將抗行而侵據其員闕豈所以勸能而懲惰哉是故為國家者不以息廢法不以人情廢公道礪世之具在此故也今艱難以來衣冠失職者衆而入仕之門尤雜銓部繁猥而州縣之員不足以待之流弊極矣然猶施此濫恩於累舉不中選之士而曰當收人情臣所不解也

論唐李絳仇士良語

六月十五日進御故實曰唐書李絳傳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官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仇士良傳士良之老中人舉送還第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衆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閑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

玩好省遊幸吾屬息且薄而權輕矣為諸臣計
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盡其心極
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闔外事萬機在
我思澤權力欲為往哉衆再拜

臣嘗謂人君視朝將與其臣圖回天下之政一號之出
一令之行安危治亂繫焉而其裁決可否出於一時非
甚聰明聖智鮮不或失然則平居燕閒之際其亦在於
務學歟故揚雄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然學欲自

得而師友磨礪之益又不可廢蓋以彼所已學質吾所
未學以彼所嘗聞資吾所未聞則用力逸而收功博故
代木之詩曰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所
謂天子之友亦豈求之於羣臣之外哉凡吾在廷學士
大夫皆在所取耳然則博見儒臣講論藝術咨訪治道
求民間之疾苦質政事之闕遺無所不可用以廣其聰
明益其聖智則萬幾來前不待深思徧察而照然於胷
次矣夫惟宮廷邃密極至尊天下之奉苟燕安之際怠

情自逸所與接者非閤寺近習則嬪嬙宮妾耳其能廣聰明而益聖智不亦難乎盛德之君能移此而樂彼故治功進焉憲宗之賢能以與大臣講天下為樂而以宮中所對唯宦官女子為厭元和興元之政未必不本於此惜乎絳一罷政而承璀復召淮西既平而帝寢驕侈不能如前自彊馴致守澄之變可不鑒哉觀士良深戒其徒不可使人主觀書見儒臣則其所以為術者如此明哲之君反是以圖其國家雖欲不治臣不信也

論唐李元素按令孤運獄事

唐書李元素傳仕為御史東都留守杜亞惡夫將令孤運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適於其下畝近郊亞疑而訊之幕府穆員張洪靖按鞠無狀亞怒更以愛將武金掠服之死者甚衆亞斥運醜上詔監察御史楊寧覆驗事皆不讎亞怒劾寧岡上抵罪又自以不失盜為功因必其怒傳致而周内之若不可翻者德宗信不疑宰相難

之詔元素與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馳按亞迎以獄告元素徐察其寃悉縱所因以還亞大驚復劾元素失有罪比元素還帝已怒奏獄未畢帝曰出元素曰臣言有所未盡帝曰第去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寃不得盡辭是無容復見陛下帝意解即道運寃狀帝感寤曰非卿孰能辨之然運猶以擅捕人得罪流歸州死于貶所武金流建州後歲餘齊抗得真盜繇是天下重之遷給事中後美官缺咸異元素得其處

臣觀唐史之讚德宗謂其猜忌刻薄以彊明自任耻見屈于正論而忘受欺于姦諛是以用刑失之寡恕而處事蔽于所執先語已入則確然不回懲朱泚之亂務行姑息之政凡方鎮守將有所論奏不暇詳其是非曲直一切從之故杜亞敢以私意所疑惡變令孤運之運頷其不聽幕府按鞫之實更使愛將掠服之又自以不失

盜為功則其事亦可察矣然亞方傳致周密而德宗信之既遣御史覆驗不讎寧罪御史而不疑亞之欺也賴元素等按治能辨其枉悉縱所囚而還為帝言之不卹前御史之罰不避人主之怒再卻再前終寤帝意向使元素依違頽望一毫之私萌于胷次則事將不敢固爭運與其下寃坐者幾何然運猶不免流竄而亞之罪乃置不問德宗之用刑其已頗矣荀卿有言公生明偏生暗以彊明自任而不能公其心卒歸於暗蔽如此可勝歎哉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二十二

宋

綦崇禮 撰

進御故實

論仁宗知人之明

兩朝寶訓上嘗與宰相王曾論近時執政因言
王欽若久在政事觀其所為真姦邪也曾對曰
方欽若用事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交通
踪跡詭秘時謂五鬼其姦邪險偽誠如聖諭也

上嘗謂輔臣曰朕自臨御以來所命叅知政事
多矣其間忠純可紀者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已
宰相如王曾張知白皆履行忠謹雖時有小失
而終無大過李迪亦朴忠自守第言多輕發耳
宰相龐籍對曰才難自古然也上復曰朕於諸
臣者記其大不記其小然皆近世之名臣

臣聞人主之職不在於周聽廣覽而在於察輔相之賢
否輔相之賢否國家所由以治亂也孰不欲得賢臣以
自輔然或不幸而姦邪進焉苟或無以察之則亂政敗
國何所不至欽若先事真宗皇帝有挾邪之迹章獻皇
太后垂簾起於間廢復居上宰蓋必有以自固結者矣
是時仁宗皇帝春秋尚富欽若以先帝舊臣且太后引
引當國用事迨其去位終無亂政敗國之患者以其明
察照臨之如是耳至於曾知白之勁正迪之朴忠齊宗
道奎之鯁亮更進並用名德相望雖在當時或小失輕
發不能無忤而追評之際皆許其忠而稱為名臣太平

之所自其在於此知人則哲堯以為難而仁宗皇帝無難焉烏虜明矣哉

論唐李絳任賢對

唐書李絳傳帝怪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明對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子不以己能益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知人誠難然循其名驗以事取得十七賢則當任任則當久帝曰卿言得之矣

臣嘗謂用賢易致賢難知賢易信賢難觀李絳之論其盡之乎夫任賢則治任不肖則亂人主莫不知此而嘗患於無賢苟得人焉曰賢者也亦何慮其不用哉然而賢者不能有也必待舉夔稷高出而用之亦已踈矣察其在廷之臣度吾中外之任能一官者使之効一官堪一職者使之効一職曰文士則以布列于朝廷臺閣之上曰武士則以馳驅于軍旅戰陣之間有心計者委之金穀之司有吏能者畀之獄市之寄不至抱關擊拊斗

食之任必唯其人揆之以事功課之以殿最甄別而遷次之俾人人得極其才分而舉勝其任則天下之事治矣今得一臯夔稷卨使其為致用人亦不過此絳之言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茲不易之論也臣故曰用賢易夫十步之內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謂天下為無賢豈不厚誣然由後世而望前古其視臯夔稷卨若神明然則過矣所謂賢者賢于人者也何以異於人哉堯舜

與人同耳况其下乎求而致之固不勞焉卜馳弓旌歷巖穴而物色之也苟能選當代之人以在位在服而各得極其才分則世有賢者知我能用將彈冠躡履引類而來矣然而人主自聖則有高天下之心自賢則有傲群臣之志以其聖而高天下以其賢而傲群臣則必好已勝而陵掩人所謂引類而來者將望而去之雖有臯夔稷卨亦已隱矣蓋賢不妄進不苟合非虛中屈體而誠好之不可得而致也絳之言曰天子不以己能蓋人

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茲不易之論也臣故曰致賢難世所謂能知人者謂將一見其人而了其賢否歟非也是徒以占相之術責人主矣孔子有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今也循其名而驗以實考之於任官措事言辭容色之間人之賢否豈可知也若曰知人則哲唯帝其難之特慎之而已臣故曰知賢易世所謂能任人者謂其以卑踰尊疏踰戚言行計從而無纖介疑也是主君臣遇合言之耳奈何賢者中立而寡助其得位而有為也不肖者將恐懷姦者將疾貴倖易以毀傷人君易以疏已心非中心信之而四者之患不生不可得而用也書曰任賢勿貳管仲曰用賢而以不肖參之害霸也不其然乎臣故曰信賢難循其本以言之則能信賢斯足以用賢能用賢斯足以致賢賢者出而在事則知其所為而別白之於是不肖者不得參焉故能信賢而不疑也嗚呼絳之言其盡之乎

論左傳長勺之戰

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曹劌請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於長

勺遂逐齊師

臣觀昔人論一戰之勝負不視其曲直彊弱而視所以

用其入之道為如何耳齊背蕢之盟以來伐魯則魯以為有辭故經不書伐是曲在齊而直在魯也齊以兵先入魯為客魯兵後動而應之則為主用兵者主多勝客多不勝况其曲直如此是彊在魯而弱在齊也曲直彊弱較然可知曹劌不以是言魯之戰可勝而必問其何以戰者蓋欲觀其人心之得失而已昔齊小白出見老父有饑寒之色賜之衣曰願賜天下之人衣與之食曰願賜天下之人食蓋稼穡之利不違其時則菽粟不可

勝食也絲枲之功不奪其力則布帛不可勝用也必得
人人而與之衣人人而與之食亦已狹焉然則小惠未
徧未足以致民之從也隋季良有言夫民神之主也是
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
膾謂民力之普存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
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上
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
九族以致其禋祀然後民和而神降之福然則小信未
孚未足以徼神之福也若夫小大之獄必以情非忠厚
惻隱之誠心存于中而行於外則不足以至于此堯舜
之盛必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求其所以然不過曰欽
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而已大小之獄必以情庶幾乎聖
人之用心其於民也何有以是而用其人戰豈有不勝
者故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之不可以敵衆理
所固然曹劌之論豈其好異而不切於事者後之言長
勺之戰者常疑於其詞則亦不思而已矣

論齊晏嬰和與同之

左傳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遯臺子猶馳而造
馬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馬
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君所謂可而
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
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
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
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

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夫

臣嘗謂大臣之事君和而不必同嬖臣之事君則同而
已為和齊景公語梁丘據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以為
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因推言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
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
其否此之謂和大臣之道也又曰今據不然君所謂可
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此之謂同嬖臣之道也
蓋嬖臣之道先意承志以從命為敏唯恐有違是非可

否無敢異也同焉而已是可與謀國事也哉若夫大臣之道則佐佑丞弼以責難為恭唯恐有闕雖君臣勢隔上下分殊然事之是非理有所在抑將引義固爭守正不渝必歸於是而後已敢以君意所向而使政令之出失其平哉茲其所以貴于可否之相濟也裴均賢相也奏事至于三而憲宗不從蓋其可否之間有未契耳然大臣論事要當是非先定而後進所論是矣而人主聽斷出于一時或未能周盡事情開陳再三其寧終拒豈以屢拂而遂中止韋貫之激使均進退堅請而事果聽其知義乎憲宗之屈已盡下乃如此信乎其為中興主也臣聞趙普相藝祖嘗奏事不從其請普又以進上怒裂其奏擲於地普跪取懷之而退復補綴以進上遂從之臣謂人臣有犯無隱當以普為法而人君捨已從人當以藝祖為心則國家無不濟矣

論唐文宗用人

唐書文宗雖自力機政然驟信輕改搖于浮論

韋處厚嘗獨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凡所奏可中輒變易言不見納宜先罷即趨下頓首帝矍然曰何至是卿之忠力朕自知之復召問所欲言乃對近君子遠小人始可為治諄復數百言又言裴度忠可久任帝嘉納之

臣聞管仲告齊侯害霸者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
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
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然則人主既知其人之

賢而用之矣必也任之不貳而信之不疑乃能盡其才智而要其成功苟或小人得參於其間而橫議入焉則信者將疑任者將貳向所謂賢者遂將疏斥不用而事無成功又將因人以改為此昔為通患也文宗區區有求治之意如裴度之勲德韋處厚之忠賢皆能知而用之然而臨政之際驟信輕改搖於浮論凡所奏可中輒變易豈惟二人不能成功雖使周召復起而其不信如此亦不可與為治矣是以處厚以近君子遠小人諄復

為帝言之誠知害本在此而不在他耳奈何文宗斷
不足求治大遽終以輕聽妄信無所操執遂使牛李迭
為用捨而朋黨勢成縉紳蒙禍訓注陰相圖事而京師
喋血幾至七國開成而後鄭覃陳夷行與楊嗣復李珣
輩先後同進日爭口語閼然於前而正道卒不得伸良
由君子小人之間無以辨察故其為患莫之能捄也可
勝嘆哉

論德宗不能用陸贄

唐書陸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嘗以輩
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雖外有宰相主
大議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常為帝言
大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故奉天所
下詔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議者謂興元戡
難功雖瓜牙宣力贄盖有助焉及輔政所言皆
剴拂帝短懇到深切帝不憚乃貶忠州別駕

論曰臣觀自昔人主當傾側擾攘之中屈已受言則易

及安平無事之日虛心納諫則難蓋傾側之時危亡在前禍亂已徧苟有以解其憂而紓其急者雖訐吾之短暴吾之非所不暇恤故德宗奉天之難贊能於詔令之間以空言為助而忠賴其力奈何復國之後姑息苟安雖用贊為相而言寢不行追仇棄逐終身不釋本其猜忌刻薄無君人之度故也以今觀之其不亡幸哉惟我仁祖聖明齊聖優於用人而賢才輩出如修立朝孜孜以諫諍為心跌而復起視贊無愧其學士當至和嘉祐之際中外安富號稱太平而事有闕遺言之不置若春日帖子蓋宮禁門戶間祓除祈祝之詞異時作者不過頌德美而歌福祿以奉至尊燕娛之私而已至修之辭乃中含規諷冀以裨益於燕私之間區區之中既無所不至而仁祖識之為之賞嘆惟其寬仁大度不以治安自佚而虛心聽納亦無所不至云爾回視德宗與贊之事其聖愚明闇與夫治亂之效則又不辨可知也臣常讀修之詞而窺其旨有曰陽進升君子陰消退小人勸

上以用威斷也有曰玉輦經年不遊幸上林花好莫爭
開戒上以節盤遊也有曰聖主本無聲色惑宮花不用
妒新粧諷上以遠女色也此類非一而於溫成皇后閣
乃曰君王念舊憐遺族常使無權保厥家則又有所謂
焉是時溫成薨既追冊以尊號上念之不已其叔父堯
佐本以科舉進至三司使且將用矣公議未然而御史
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于朝力諫止之遂不復用故修
因是以申諷而仁祖稱歎之乃爾則言有不從者乎君
臣上下之間蓋無所愧彼德宗何足以與此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二十三

宋

蔡崇禮

撰

語本

正旦御侍以下賀皇帝詞語本

伏以帝歷明時慶協三元之會人正授事欣同萬彙之榮恭惟皇帝陛下德與日新仁隨春布觀於天地已開交泰之期紹我祖宗遂振中興之業茂對履端之吉永膺滋至之休妾等叨備六宮獲稱萬歲椒花獻頌慙微

哲婦之才蘭殿占祥願效多男之祝

冬至御侍以下賀皇帝詞語本

伏以玉琯陽升候緹帷而潑應璣憲畫永因繡線以方

知一氣既萌百昌咸祚恭惟皇帝陛下德同剛長道與

時行迎福踐長茂集一人之慶興衰撥亂紹開億世之

祥未遑亞歲之儀已兆寢兵之候安等職當奉筵恩許

稱觴富壽多男請獻聖人之祝和平有子願均匹夫之

歡

表

賀淮南屢獲大捷賊馬退遁表

伏覩樞密院劄子勘會偽齊劉豫結連金人侵

擾淮甸朝廷會集大軍分布捍禦遣兵渡江掩

殺屢獲大捷賊勢窮迫自十二月二十六日以

後潛遁向北前去至正月初間渡淮盡絕者

飭戎輅以躬行天威既震走捷書而日報敵計遂窮願

妖孽之焉施宜戎車之自遁人情同快國勢增隆臣中賀臣

聞不義而厚者雖衆必亡以德而興者其傳可繼維敵
勢之橫無甚於今日然祖宗之慶克昌於後人蠢彼賊
臣罔知天命倚兵威而盜官闕勢豈得安驅赤子而抗
君親理寧有是屢亡師於蜀漢乃移禍於淮淝極暴窮
凶力已疲於百戰干常犯順衆猶昧於一來天啓睿謀
人懷鬪志里閭狙擊柵水際以成軍將士夾攻會江津
而待敵何逆雛之莫悟挾醜類以自矜狼顧而前駭遇
口鼠之旅狐疑不進徐聞班馬之聲俘執係塗追奔越
境技惟止此益知養寇之非功欲及時更覺平戎之易
凡茲宸算舉見天心恭惟皇帝陛下神武應期英姿撥
亂內修其政朝廷之治皆興日討於師軍旅之情咸附
士爭賈勇人樂奮忠肆決策以親征用收功於全勝仰
聖模之甚偉卜皇祚之方長惟此十旬露蓋之勤將成
萬世丕天之業神靈眷祐黎庶歡呼臣名寓從班身縻
郡紱屬橐鞬而從事不知行陣之勞草詔令以感人莫
展腹心之助徒切祝堯之願下同後后之誠

聞不義而厚者雖衆必亡以德而興者其傳可繼維敵
勢之橫無甚於今日然祖宗之慶克昌於後人蠢彼賊
臣罔知天命倚兵威而盜官闕勢豈得安驅赤子而抗
君親理寧有是屢亡師於蜀漢乃移禍於淮淝極暴窮
凶力已疲於百戰干常犯順衆猶昧於一來天啓睿謀
人懷鬪志里閭狙擊柵水際以成軍將士夾攻會江津
而待敵何逆雛之莫悟挾醜類以自矜狼顧而前駭遇
如貔之旅狐疑不進徐聞班馬之聲俘執係塗追奔越
境技惟止此益知養寇之非功欲及時更覺平戎之易
凡茲宸算舉見天心恭惟皇帝陛下神武應期英姿撥
亂內修其政朝廷之治皆興日討於師軍旅之情咸附
士爭賈勇人樂奮忠肆決策以親征用收功於全勝仰
聖模之甚偉卜皇祚之方長惟此十旬露蓋之勤將成
萬世丕天之業神靈眷祐黎庶歡呼臣名寓從班身縻
郡紱屬橐鞬而從事不知行陣之勞草詔令以感人莫
展腹心之助徒切祝堯之願下同後后之誠

賀瑞禾表

和氣致祥普洽羲皇之化大田多稼有蕃節楚之禾察
庭碩之非常表豐稔之為瑞臣聞一人有慶必兆庶之
蒙休百穀用成蓋萬民之司命故異畝同穎者嘗顯周家
之盛而一莖六穗者亦誇漢氏之隆由致治之薰蒸獲
嘉祥之符今所見視古無倫均人力之耒耨等天時之
雨露立苗磽确地非羨於一方委穗本根粒盡贏於萬
計何止給三人之食遂能充九歲之儲不論羨於殊祥

顧自收於實利嗟老農之未覩偉太史之特書帝力不
賢人生其裕恭惟皇帝陛下成康化俗堯舜安民運陰
陽氣數之神物無疵厲相天地生成之道家用平康肆
茲禘事之成有此農祥之異實穎實粟矣多后稷之功
如坻如京久若曾孫之庾臣等任慚燮理德遇休明三
登謂之太平孰測天人之感格百樂生於治國願同朝
野之歡娛

天中節賀表

玉軫歌風應炎正隆昌之候燕禡紀瑞啓真人震風之
期運協千齡慶均四海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執符御
極恭已正南繼離照以重光體乾行而順動作新區宇
宇膺昊天申命之休收攬權綱紹奕世興邦之業皇家
再造王化復行言推蘭殿之祥實契蕤賓之節德符剛
健既昭合於高穹時對文明永照臨於中夏靈長之慶
億兆攸歸臣叨綴從班適分邸寄江湖公子徒勞魏闕
之心富壽聖人願效華封之祝

天中節賀表

律中蕤賓應炎德方隆之候虹流華渚表真人誕育之
祥兆寔有開慶均無外臣某中賀竊以史書甲觀著漢
帝之初生節紀千秋見唐臣之善頌矧運啟中興之作
宜天垂申命之休四海傾心百靈薦祉恭惟皇帝陛下
性躬明哲生稟神靈克儉克勤將繼禹功之大卜年卜
世遂過周歷之長臣等欣與庶僚親逢華旦一人有慶
永依北極之尊萬壽無疆共獻南山之祝

奏告諸陵表

臣某言伏以自頃風塵弗靖九廟播遷道路多虞兩宮
隔闕乃眷宗祧之奉既闕蒸嘗永惟弓劍之藏孰訶樵
牧載省艱難之責徒深祗慄之懷惟人久厭兵庶天將
悔禍保貽謀之業終期返於京都成復古之功冀克隆
於世祝威靈后表改靈光如在瞻慕敢忘謹差某官奉表奏
告以聞

正旦遙拜太上皇帝表

臣某言伏以楓宸列仗會戎夏於三朝玉座稱觴薦君
親之萬壽撫新正之載易披舊典以徒存中謝恭惟太
上皇帝陛下神聖自天聰明稽古既收功於制作廼觀
妙於希夷訪道崆峒輕釋萬機之務迷途朔易久淹七
萃之遊屬交泰之當期知重歡之有日事隨時改福與
春長臣一遠茲顏七更華歲江南風暖難勝陟岵之情
幕北雲深第切如山之祝臣無任

正旦遙拜淵聖皇帝表

臣某言伏以歲時迭運故當去以迎新天地既交否已
傾而為泰物則更始邦其再隆臣中謝恭惟孝慈淵聖
皇帝陛下寬厚得民勵精圖治自家刑國蚤師克儉之
風以舜紹堯方仰重明之治莫測上穹之意乃淹北狩
之行臣志切望雲心驚改歲天其悔禍敢忘一日之勤
秦必歸君願上萬年之壽臣無任

上淵聖皇帝表

臣某言南雁初翔驗足書之未繫朔雲在望勞心旆以
空搖頷仁聖之所臨宜神靈之交相臣某誠惶誠惧頓
首頓首恭惟孝慈淵聖皇帝陛下聰明自己儉德在躬
乘運祚之中微遇邦家之大難蒙塵六載痛何罪於蒼
穹引領萬方但懷思於黔首臣阻從羈絏獲守宗祧仰
憑廟社之靈不廢邦家之祀佇期悔過即奉回鑿臣無
任

慰太上皇帝寧德皇后凶訃表

恭惟太上皇帝厭世升遐寧德皇后亦已上僊降福自

天隕身無地痛均考妣哀徧黔黎臣某伏以太上皇帝
仁覆四方歲踰二紀醜恩所被率土難忘豈圖否運之
災不返北巡之馭寧德皇后服勤內助從難遠行駭變
故之相仍念徽音之永隔雖枕戈嘗膽必副孝心然問
寢承顏已違大養禍乃至此痛其可追恭惟皇帝陛下
思慕自中哀傷曷處顧湯征當決啟戎路以臨江則晉
禮可稽遂墨線而從事期掃清於氛祲克迎奉於神靈
尚寬罔極之情俯答有生之望臣以外郡居住不獲奔
赴闕庭無任哀摧迷塞隕越之至

慰太行皇后凶訃表

伏奉四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內聖旨指揮恭聞太
行皇后訃問者承問之初驚惶失所臣其中慰伏以太
行皇后作嬪蕃邸夙彰內助之賢正位坤宮屬有北遷
之變迨天悔禍俾敵約和冀迎復於椒塗遽興悲於薤
露恭惟皇帝陛下追懷懿範深愴聖情慮或壅於萬幾
尚少寬於中悼臣以外郡居住不及奔詣闕庭臣無任

慰隆祐皇太后遺誥表

承命悲惶拊心摧裂臣中慰伏以隆祐皇太后至仁有
勇力盛德無名事出非常兩遇國家之變功成不拔再扶
社稷之安既克濟於多虞遂亟還于明辟進退之際古
今所稀惟險阻之備嘗致節之或爽不究億年之壽空
遺萬國之悲皇帝陛下自續丕圖實資慈訓顧兩宮溫
清猶稽北狩之還而五載恩勤務極東朝之報方崇大
養冀及小康驚哀訃之遽臨諒聖情之曷處尚念四方
未靖萬務正繁願寬思慕之懷式副躋之託

慰昭慈獻烈皇太后陞附禮畢表

簾帷共政功寔繼於四朝宗廟宅神德宜傳於百世登
配云始懷思可窮臣中慰恭惟皇帝陛下自履躋難每
資保佑既極送終之禮更隆追遠之文祭祀以時莫致
晨昏之奉音容如在曷勝霜祿之心願寬永慕之誠俯
慰即生之望

慰大行昭慈獻烈皇太后園陵表

遠日戒期禮雖有既仙遊在望思則無窮臣中慰中恭惟皇

帝陛下惟得堯仁誠深舜孝奄經大故屬此多虞道路
阻長未返泰陵之祔禮文湮缺莫追先后之儀雖遺訓
之從宜諒聖心之增感願少寬于悲慕以宏濟于艱難

知紹興府朝謁昭慈聖獻皇后殯宮表文

臣聞塗山佐夏訖成傳子之功大似興周實與興王之
業盖世生於聖哲乃天啓於靈長恭惟昭慈聖獻皇后
德稟神明躬師勤儉遭時倉卒扶社稷以重安復辟雍
容却簾帷而不御宜孝億年之養遽悲長夜之藏臣叨
佩郡章獲趨陵闕晨昏洛汭未從先后之遊木拱稽山
但結斯民之慕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二十四

宋

蔡崇禮

撰

表

謝除中書舍人表

記事螭坳已玷侍臣之列代言鳳閣遂塵法從之班陞
 階序于朝闈煥身章于命服得踰所望愧甚于榮臣中
 謝維禁垣清切之司極儒者高華之選奉揚命令典掌
 絲綸視草誇工豈獨取文章之用判花傳羨抑兼收政

事之長稱職尤難擇才宜慎必有一時之秀來充六押之員如臣者器局甚卑機靈不穎詞多骸骭初非深厚之文思苦窮愁安得中和之氣頃預師儒之任獲陪英俊之遊讐秘府之圖書剡外庭之牋奏用既顯于文字名稍見于縉紳遇家艱繼丁冠亂舉青箱而盡指黃屋以來奔積千慮之薰心都忘舊學之一言之悟意徒冒新恩握蘭畫省之中執筆赤墀之下未能一歲遽俾三遷試藝靡工烏識王言之体奏篇稱善誤蒙天語之褒歆豔儒冠寵光從橐自惟寒跡孰與遊談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學高明神心昭晰謂難之際可能淵默而深居在號令之中正欲風行而鼓動稍羅文士使備詞臣庶其播告之修能致中興之助乃容疎賤亦預推揚臣敢不仰体深知益殫末技守勿欺之節或有補于論思斥無用之言冀少存于體要

謝除吏部侍郎表

贊掖垣之名命久尸六押之員典選部之銓衡遽陟貳

卿之首出兼衣而在笥束寶帶以華身辭弗賜俞寵徒
增愧臣中謝伏念臣無庸之質初乏寸長不學之資但
餘少戇偶在艱難之日獲陪侍從之班朝夕論思無畫
策吐竒之効出入風議異拾遺補過之臣徒謹職於絲
綸粗服勤於鞿鞞未從汰免更冒襃陞維古天官乃今
吏選方干戈擾攘衣冠多失職之嗟而文籍散亡胥吏
有用權之患非值精明之鑒難求平允之稱顧茲攝事
之經時懼以隳官而速謗就加因任豈所當仁忱辭雖
切於循墻溫詔終難於反汗周章就列龜勉厚顏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神武興衰濬文圖治犯五不韙知大敵之
將亡奉三無私憫天工之多曠欲整齊於庶政務甄叙
於群材過俾愚臣當斯劇任而臣頃更多難僅保餘生
心折東灘歎松楸之隔絕夢遊南海驚鴻鴈之飄零術
先愧於空踈志益凋於憂患進叨眷遇曷副使令世亂
未夷敢議保身之計君恩當報但堅許國之誠

謝降官表

伏奉告命以臣前任吏部侍郎日緣同部侍郎孟庾於
臣私取案牘事特降授宣教郎依前徽猷閣直學士差
遣賜如故已於今月十一日祇授訖居官失職宜抵嚴
誅論罪削階止從輕坐恩深骨肉慙劇汗顏臣中謝伏
念臣智不周身才非濟務猥以虛庸之質濫當銓綜之
司典籍多亾難取成於吏手科條粗立務曲當於士心
逮真偽之雜陳要是非之必辨不敢廢有司之法或小
拂于人情未能徇同列之求已大喧於物論徒以官曹
之共處常容案牘之私觀事雖不行咎終難貸聊由薄
罰用塞煩言辜聖神選任之公曷勝愧負被天地涵容
之德猶爾矜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屈已聽言虛心應
物謂律有去官之例雖幸脫於刑名而經垂責備之文
欲法行於貴近姑從降絀以示創懲臣敢不黽勉官箴
周旋睿訓奉公履正期少蓋於前非補劓息黥庶終全
于晚節

謝復官表

渙命誕敷肇錫紀年之慶解恩旁決普霑宥罪之仁盡
滌往愆復還故秩臣中謝伏念臣頃承人之誤被聖知
塵從橐之清班委銓曹之劇務奉有司之法常自戒於
濶踈牽同列之求卒輕貽於悔吝詞既連於白簡名遂
隕於丹書降黜猶新方深循省矜憐未整遽俾蠲除祇
服訓言但增感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紹隆寶祚興起
丕圖推堯舜之好生與民更始復文武之舊業其命惟
新特寬一肯之辜以盡群材之用雖如愚戇亦在涵容
臣敢不金石持心冰霜勵操體皇家之忠厚去民政之
煩苛瘴海身遙更蒙私於雨露閭闔籍在尚接武於鴛
鴻

謝兼侍讀表

詞禁代言已極文章之選經帷進讀益親日月之光際
遇甚榮空踈知愧臣中謝惟人君之典學有先哲之格
言斷自唐虞至於文武為王者事本欽明稽古之撫須
友以成繫直諫多聞之助聖狂之念或異治亂之迹乃

分降及後人亦循前軌昧於燭理祇以為名豈如皇家
克邁古訓廣圖書之府每縱觀乙夜之勤咨講讀之臣
俾更侍旰朝之燕欲深求於治道用博究於經言迄茲
嗣德之興克對貽謀之美雖當右武不廢用文橫槊賦
詩笑魏君之非務正坐自講陋漢帝之好誇生知己極
於高明兼聽猶資於鴻博宜圖宿望仰贊盛猷若臣之
愚其孰曰可壯年一第書粗涉而未通晚歲百罹學久
荒而弗殖誤塵近密莫報恩知引疾投閑盍使避嚴徐

之路執經入侍顧容陪馬褚之游眷寵則深顛隳是懼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由天縱習與性成處萬機之暇
而克慎厥修湛六經之言而不聞他好駮元龜於無逸
既自得師講王度於祈招疇堪待問夫何淺陋亦與詳
延臣敢不祇服訓辭溫尋舊業分章摘句粗辨於攸司
補過盡忠誓弗渝於所守

謝轉官并加恩表

伏奉告命特授臣奉議郎依前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漳

州仍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已於今月十三日
祇受訖三年第課越庶寮平進之科五等疏封沐上注
親祠之澤以濫陪於法從因過竊於彝章被命以還撫
躬知愧臣中謝伏念臣身雖際遇分實竒躋一換京寮
八更歲籥頃銜憂而去國偶不需踐祚之恩嘗坐累而
絀官猶未應考績之限再逢新霈始滌舊瑕既遷序於
朝班且肇分於采邑自驚蹇薄胡爾叨踰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覆物無私使臣有禮操爵祿以礪世慎名器之
假人舉循大法之公式異適聾之數豈云借寵予以勸
勞內揆庸虛曷塞圖報束帶而立願希正色之規執玉
以趨敢急安人之義

謝轉官并加恩表

伏奉告命特授臣左承議郎依前寶文閣學士知紹興
府加食邑三百戶仍封北海縣開國子者銓曹會課既
序進於官階釐室疏恩復增陪於爵邑揣躬曷稱拜命
惟慚臣其中謝伏念臣務學雖勤成名最晚誤被聖神

之遇超陞嚴近之班入直禁林出分帥閫供片文隻字之用豈足計功竭繇力薄才之勞未知報政載玷陟明之列得無賞僭之嫌矧精禋不與於駿奔而廣澤亦叨於平施清資顯級寵數榮名夫何一朝萃此三錫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礪世有道如天無私管蒯不捐與絲麻而並用雨露既降均蕭艾以咸敷肆及外官悉霑彝典秩同遺補雖無事以箴規位在子男顧敢忘於忠孝

謝轉官并加恩表

伏奉告命特授臣左朝奉郎依前寶文閣學士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三百戶差遣賜如故已於今月二十六日祇受訖官階一轉甫視郎曹采邑三加遂分伯社萃榮名而甚寵撫朽質以良慚臣其中謝竊以虞典陟明本由考績周書列爵惟以報功臣久玷從班幾聞顯効殊虞自使無殿最之可程重屋親祠匪肅雍之克相顧以歲勞而進秩且因祭澤以增封視古豈然於今何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君師盡道天地至公欲齊有萬之情

抑其躁競布為畫一之制付以銓平肆及冗官亦叨彞
數位參列宿敢忘拱極之心朝有命圭願奉保身之戒
謝轉官并加恩表

伏奉告命特授臣左朝散郎依前寶文閣學士進封高
密郡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差遣賜如故已於今月初
九日祇受訖會課進階仍兼近職均釐賜爵遂列通侯
自驚衰繭之資併服光華之命臣某中謝伏念臣向蒙
親擢期副聖知心豈怠於激昂跡每嗟於齟齬病違軒

陛正上主有為之辰退伏邱園竊祠官無事之祿敢圖
吏考猶第歲勞序陟清資愈覺寵名之美疏封故郡更
慚恩澤之榮此蓋伏遇尊位皇帝陛下天覆無私日躋
克聖權衡萬類遂輕重以皆平雨露即生極幽遐而畢
遂肆容舊物亦被彞章顧喜動魚樵共致拜官之慶而
忠存畎畝能忘報國之私儻未盡於餘年誓益堅於素
節

謝乞宮觀不允詔表

准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以陳乞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者
需章有請冒陳懇悃之私綸旨弗俞優假寵綏之意感
深以泣榮甚而慚臣其中謝伏念臣昨補外官適當會
府提封八縣米鹽期會之憂領牧七州兼城郭封疆之
責屬有邊書之誓大為海道防繕甲治兵力蓋忘其不
足矯情鎮物衆則謂之無能雖勉以疾心率拘攣而
束手偉矣親征之策大哉播告之言師當有功人以無
恐洎奉解嚴之令遂寬失職之誅而臣悸魄未寧沉痾
愈憊勤奚補於拙政老益凋於壯心輒叩帝闕願取郡
印丐宮祠之閑祿以養餘年酬君父之至恩或容異日
宜即大河之域忽頒一札之書褒勸彌加猶遲久成之
効捫循備至方懲數易之非體睿訓之甚明豈愚誠之
敢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於接物恕以臨人駕馭群
材曲軫軒墀之舊規恢大業均圖郡邑之功捧溫詔之
如春覺懦衷之增氣然臣迂踈有素固陋不移當官而
行懼難勝於怨咎奉身而退况真迫於衰殘勉希塵露

之勞終莫乾坤之造

謝放罪表

准尚書省劄子以臣為本州先斷過軍賊李會與後所
降特旨刑名不同乞寬官吏之罰將臣黜責施行奏陳
待罪奉聖旨並與放罪者人主好生欲賞囚于當死有
司定罪輒致辟于先期宜從過誤之誅遽被涵容之賜
驚魂甫定感涕橫流臣其中謝伏念臣起自一經昧於
三尺以情斷獄未能排俗吏之文任德緩刑豈不識聖
君之意卒緣踈躄遂失平反謂因盜以殺人蓋無生理
既讞疑而申命乃出寬科頌論決之已行致哀矜之弗
逮雖云執法寧不傷恩方引刻以自言敢歸尤於衆議
何意乾坤之度盡除察吏之喜伏遇皇帝陛下恭儉愛
人隆寬逮下惠慈溥博務含垢而有容憲禁闊踈寧利
淫而勿濫重惜一夫之獄偶違三宥之言察其本無輕
重之心故使皆脫譴訶之域臣敢不追懲既往致慎將
來死者不可復生永戒用刑之暴食焉不避其事尚圖

補過之勞臣野之末亦用所之舉會而不足其言也

重之心若亂世則難隨之也且臣不盡愚願也

臣亦盡重臣大夫之職辭數三言其言其本無殊

公辭其重下高朝宗辭餘合此可謂君臣之義也

臣意其輕之氣盡於辭矣之喜亦盡於辭而下無

其辭也

其辭也

其辭也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二十五

表

宋 綦崇禮 撰

代呂頤浩辭免尚書右僕射表

對清光於行殿重瞻天日之容敷大號於路朝遽被鈞

衡之選揣力小而任重覺思深而報難敢露愚誠仰干

天聽臣其中謝竊以宰相之任天子是毗叢萬務之幾

微職無不統極四方之遐遠民所具瞻惟時輕重繫人

補過之勞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二十五

表

宋

綦崇禮

撰

代呂頤浩辭免尚書右僕射表

對清光於行殿重瞻天日之容敷大號於路朝遽被鈞
衡之選揣力小而任重覺思深而報難敢露愚誠仰干
天聽臣某中謝竊以宰相之任天子是毗叢萬務之幾
微職無不統極四方之遐遠民所具瞻惟時輕重繫人

得失矧皇家之多故當國步之載藉戎馬新副於江淮
狐鼠甫離於城社正倚賴廟堂之重以鎮安中外之情
若無救於顛色焉用彼相盍委成於勞舊以靖國人如
臣之愚惟上所察參鴻樞而出使初無却敵之謀護諸
將以來朝安有勤王之績謂方議罪更誤疇庸孰師孰
表而進長於百僚何德何功而超登於一相忽膺朝命
深悸危衷輒自列於君慈冀少寬於衆謗伏望皇帝陛
下神心獨斷睿鑒曲臨亮微臣非經濟之才難居大任
體舊弼有保調之功可倚成功勿輕事於改圖俾獲辭
於誤寵庶易盈之量進逃覆餗之辜而非據之資退免
危身之咎陳清良切得請是期

代呂頤浩謝尚書右僕射表

帥師入覲還超拱極之班論相疇庸遽被楊廷之命既
循墻而有請終反汗以無從責與恩深感隨懼集臣某
中謝伏念臣識非致遠材不踰中起齊魯之諸生歷試
劇繁之用習唐虞之治治晚羅剝亂之傷嗟藉險之備

嘗慨功名之未就誤蒙知獎引寘近嚴版部理財無足
國裕民之術天官典選之楊清激濁之稱屬陪扈以時
巡適參禪於軍務願屯江險以遏淮衝進陞秘殿之華
擢預中樞之政顧外虞之未靖方事撫寧駭內禪之無名
竊懷忠憤鼓鷹揚而朝下毆鼠竊以宵遁寶祚重新還
正當陽之位皇慈過聽亟膺賚弼之求惟中原當藉否
之期念疆敵肆侵凌之計典章盡廢姦冗未銷熙廢績
而弼一人宜更理紀綱之務撫四夷而安百姓在調和

中外之情欲圖再造之功宜得非常之佐夫何庸妄乃
許叨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大禹之儉勤負成湯之
勇智念二聖蒙塵之久蓋嘗膽而不忘軫三軍暴骨之
傷寧責躬而自咎初還明辟益務遠圖敷求輔相之材
俾濟艱難之業曷容衰懦輒與登庸臣敢不盡力百為
矢心一節振皇綱之已墜扶國勢以不傾才謝魏侯粗
識漢家之故事賢希山甫庶歌周室之中興

代呂頤浩為蔡感犯太微乞罷政表

理陰陽而遂萬物久慙曲逆之言因災異以免三公宜
舉漢家之典輒陳危困上黷宸慈臣某中謝伏念臣識
味遠圖器難大受身遭聖主有興衰撥亂之姿任忝弼
臣之猷難折衝之望皇綱未振國步已蹶胡騎侵凌乃
長驅於江表鑿與播越至遠泛於溟波盜賊猖狂而無
填服之威生靈屠戮而寡撫循之術咎由失政謫見圓
穹肆星犯於太微適位丁於上相事無虛作既占天戒
之明變不空生其在臣躬之應倘尚饗於大寵必自速
於深憂敢云退避以全身正恐顛濟而誤國夙昔內省
寢饋靡遑伏望皇帝陛下仰順天心俯稽民望念人才
之有限察駕力之已疲四方是維既負秉鈞之責三辰
不軌茲誠擢士之時更選真賢賜林暮景解機衡於廊
廟庶銷乾象之災奉香火於祠宮永祝聖人之壽

代呂頤浩謝賜御書蘭亭表

臣某近赴行在奏事朝辭出門行至建康府東門十里
伏蒙聖慈賜臣御書蘭亭一軸者絳闕清都甫違帝所

雲章奎畫忽到人間被寵錫之非常覺衰殘之有擢臣
某中謝竊以隸文變古書法爭新魏氏已還東晉擅搖
毫之妙鍾繇而絳右軍馳獨步之名矧蘭亭脩禊之游
非金谷望塵之侶騁懷寄傲存逸想於胸中感事臨文
發竒姿於筆下斯極當年之美遂成歷世之師珍藏既
出於雲門傳刻僅留於羽塞疲精莫近絕軌誰攀恭惟
皇帝陛下好學性成多能天縱稍屬干戈之暇不遺翰
墨之娛心慕手追何勞取法龍盤鳳翥直與抗行實為
今古之無雙豈世帝皇之第一臣少勤筆硯晚際風雲
憂常在於邦家老已捐于文字誤膺上賜還愧夙心懷
實言歸未免登牀之誚據鞍自失但驚照乘之光期傳
秘於私門庶輸忠於永世

代李邴辭免尚書左丞表

參右府樞機之任政恐懼以循墻脩中臺管轄之司載
褒揚而出綍願辭尊而益進驚避寵以加榮更瀝餘誠
重紆天聽臣某中謝伏念臣器難大受學謝多聞委質

效官徒守詩書之素業逢時得路幸聯翰墨之清資頃
流俗以還朝屬倉黃而扈蹕戡奉天之難乏陸贄居中
之籌寢淮南之謀慙汲黯在朝之望不虞摯將輒肆姦
圖竊懷憤愆之誠力折克邪之計惟節義之閑敢廢僅
効小忠願靈長之祚重新方恢大業曾謂薪樗之質乃
堪棟宇之求雖親詔丁寧誠聖君之深眷而危躬踧踖
知高位之疾顛祈反汗以無從敢叩閣而有請伏望皇
帝陛下廣堯舜知人之鑒稽宣王復古之規咨四岳以
旁搜俾熙庶績任真賢而共治用佐中興黜罷庸退
居冗散則得人之効庶克濟於艱難而非據之危亦或
逃於顛覆陳詞已雜得請為期

代李邕謝尚書左丞表

隆言語侍從之流或能陳力參輔弼疑丞之後豈所當
仁循墻莫奉於俞音造膝載煩於溫諭凌兢拜命漸汗
在顏臣某中謝伏念臣術昧經綸才非康濟被道皇之
眷遇顛由文藝而進陞蒙聖主之記憐復采疇孤而收

召每思竒節少報大恩屬陪扈以南巡遇倉黃而內禪
折衡禦侮曾無怯敵之謀正色立朝固有疾邪之志阻
堯焰於方熾扶聖日而再中時惟將相之吁誠允副神
人之共願願司敗之刑不及已荷寬仁而左網之任旁
求乃先庸安服寵章之優異出親詔以褒揚名愧舊儒
輒踐久虛之位歎愧上相亦叨連茹之優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乃聖乃神克勤克儉念皇家之多故圖大政以
更新成祀夏配天之功期復少康之舊業推任賢使能
之効將隆周室之中興俯收一介之長俾預四隣之列
憂深責重恩厚命隆臣謹當奮勵猷為激昂衰懦同心
濟務敢忘可否之和一節事君願盡糜捐之報

代李邴謝賜生日羊酒米麩表

弧矢在門還遇始生之日饗醪備物首膺如好之儀仰
對寵休俯增愧惕臣某中謝伏念臣忠雖許國仕本為
親承言誕育之勤實負劬勞之德乃煩上賜徒作身榮
矧寵命未安方循墻而請避顧多儀遽及當拜貺以知

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禮以使臣物其將意屬問胥之紀旦斥臺餽以疏恩厚矣不貲缺然奚稱粗知學古敢貽鋪啜之羞苟可報君願効糜捐之節

代王復謝成都利州路鈐轄界首交割表

竊郡寄於一麾方假汝陰之守付兵權於兩路俄為劔外之行甫屆部封遂交符印布朝廷之威信溢衢巷以歡呼臣某中謝伏念臣智不逮中才非經遠繇力薄才之用徒守近功盤根錯節之煩每當劇任頃玷使華之

選荐分漕計之憂屬泐寇之猖狂會王師而掃蕩飛芻挽粟日常調於千金斬馘執俘月遽聞於三捷仰憑廟勝無乏軍興敢辭心力之俱殫深懼譴訶之莫追荷上聖哀憐之渥輟近藩偃息之優歲月未移寵靈繼被載陞禁職往撫蜀師臨遣于朝恭體至仁之恤遠奔馳就道豈遑小已之圖安方入境之云初識損驅之有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九有日照萬方眷西南都邑之遙尤慎總戎之寄顧小大臣隣之列宜多濟務之才曾

是凡庸乃堪委屬臣敢不講明軍政綏撫邊民務安遐俗之情共樂太平之治丘山恩重不知蜀道之難葵藿傾心但覺堯都之遠

代王復謝除徽猷閣直學士表

剖符出守已蒙從欲之私鳴玉通班更誤隆儒之選懷美名之甚寵撫弱質以增羞臣某中謝竊以崇寶樹於西清奉列聖圖書之府敞直廬於中禁延一時詞學之臣禮優踰麗正之規地近亞金盞之秩備內朝之顧問任常屬於通儒作外服之光華賞或加於顯績倘功能之未白豈授受之攸宜如臣者屬託宗盟譽慙時輩竊守布韋之志妄希竹素之名經術起家未究向歆之學文章傳世曾無白賀之才遭遇干齡記憐一槩與甘泉之持橐進為同姓之先典藏室之儼書躡處羣英之右已過易盈之噐深虞可畏之言列愚懇以扣闈軫宸心而出綽昇一麾於近郡既獲便安第五閣之清資復叨遷次顧事勞之未著何褒典之有加然引分投誠自甘

遐外而踈恩錫命乃極優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德
曲成至明旁燭察庶工於采采敷九族以親親寒士同
升庸示天枝之勸英躔並鷺俾參禁路之游肆得請以
承流猶寵行而進職君親恩重螻蟻命輕願圖報政之
方庶息罔功之誚身遙魏闕難安江海之心名在丹臺
終反塵埃之跡

代鄭望之謝除戶部侍郎表

備臺中之卽屬姑試冗曹冗左戶之貳鄉遽升要任飭
兼衣而出岡束寶帶以華身拜命非常撫躬罔措臣某
中謝竊以冢宰制國用而出納歸有司之責司徒掌邦
賦而度支專左曹之繁故在平時最稱劇部矧此多虞
之際豈惟經費之難由邊防失禦狄之機肆京甸萃勤
王之旅餌戎車之衆登繒殆竭於羸餘給貔虎之師芻
粟方勞於飛輓必有裕民之長榮乃為足食之良圖如
臣者風力不彊材資甚下教忠有訓期勉以承家見
義當為敢逡巡而避事駭戰塵之侵軼逼都邑以震驚

和議初陳敵情巨測寇至君誰與守彼忍偷安兵交使
在其間臣奚恤死賴真人之嗣極致大敵之草心惟肆
貪求卒歸成好緊聖神之所格在臣子以何功宜即嚴
誅顧叨異寵歛自散即之列徑躋法從之聯雖世服厥
官獲繼先臣之舊而朝容幸位懼塵初政之明憂深徒
切於循墻令出終難於反汗夫何孤遠乃爾遭逢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躬大禹之儉勤負成湯之勇智無為而
用天下自銷偷侈之風不戰而屈人兵陰奪寇攘之計
屬此篡圖之始構茲猾夏之虞德務好生嘉與兆民之
康樂仁寧屈已姑從一切之權宜欲放遠圖豈難小忍
共識人君之度曾何使命之勞猶錄妄庸遽令超躡而
臣比緣計議數對威光仰英斷之無前知睿謀之有在
側身嘗膽願無忘今日之憂報國捐軀願敢愛他時之
力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二十六

宋 綦崇禮 撰

表

代范宋尹辭免參知政事表

引當言路方愧空餐進貳政機遽容充任令出雖難於
反汗憂深猶切於循牆敢露愚衷仰干聰聽臣某中謝
伏念臣奮由一介被遇三朝得於射策之初識其無隱
推在可言之地許以不欺歷長諫垣驟持從橐屬乾坤

之震蕩僅免誅夷眇江海以流離未知報効豈謂大明
之照亮茲小己之誠綸掖代言方從收召霜臺執法俄
俾超踰力難振於頽綱言莫裨於聖智忽驚嚴命延寘
近司顧難險阻之中孰當大任豈輔弼疑丞之選可
用非才時危敢計於愛身器小實虞於誤國周章自省
顛倒失容伏望皇帝陛下曲軫皇慈俯回睿鑒改圖賢
德翼多難之可安罷退妄庸庶煩言之克弭陳詞良確
得請是期

代賈公正謝淮東提舉茶鹽到任表

參佐罔功未上大農之最光華設寵遽叨庸使之榮莅
事云初撫躬知愧臣某中謝伏念臣才非特立恩自賞
延挾冊讀書莫繼箕裘之緒抗塵走俗備嘗州縣之勞
綆短固難於汲深器小詎堪於受大偶逃曠敗寢與使
令出貳便藩頗識詔條之意入丞劇寺粗知調度之宜
方睿聖之申與屬邦家之多難維富國強兵之術蓋時
務之所先顧摘山煮海之饒實利源之攸出豈意選掄

之際乃容罷懦之資駟騎徐驅並長淮而無阻駕班同
造奉清蹕以非遙自省遭逢抑何微倖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天資勇智躬履儉勤因巡省以治兵將見周宣之復
古慎疇咨而遣使上追堯帝之知人眷茲近部之優庸
試小臣之用過加識擢俾勸事功敢不仰體焦勞俯鞭
駑蹇察吏能之勤惰期歲入之豐餘宵旰分憂懼難勝
於繇薄米鹽陳力期少補於隆平

代林積謝知平陽軍到任表

白華將命已甘失職之誅皂蓋頒條更誤承流之寄始
交符印祇見吏民布上德之寬務合衆情之鼓舞臣某
中謝伏念臣生由遐遠出邁昌明挾冊讀書徒守古人
之糟粕抗塵走俗莫追當世之英豪分沉州縣之勞望
絕功名之會間承人之偶玷主知付一道之澄清存更
使指預九重之臨遣再對天光念遭遇之良難思激昂
而自效弗究驅馳之力遽從簡汰之科敢謂記憐猶加
選用甫上使臣之節還紆太守之章惟先朝晉邸之舊

藩實上世唐堯之故國民淳俗樸尚存勤儉之風地廣物饒尤賴拊循之政頃隸按臨之部尚求利病之原既頗悉於人情庶靡勞於吏治夫何僥幸乃獲便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智日並臨仁天廣覆酌變通而新庶政明廢置以馭群臣謂奉使無功盍擇材而更理顧字民有素俾守土以觀能特假名城用圖報効丘山思重螻蟻命輕臣謹當冰蘖持心駑駘竭力遠慕循良之迹仰寬仁聖之憂課十縣之繁敢憚米鹽之細上年之最冀收毫髮之多

代鄭穀謝除御史中丞表

備七人之上列久尸諫省之員總三院之大網復忝憲臺之長超踰已甚憂責彌深避寵命以無從撫危躬而增懼臣某中謝伏念臣器難受大才不及中由管庫之卑微預朝廷之任使濫當言責屬此竊虞奉白簡以押彈徒有怨仇之積伏青而規勸愧無獻替之稱罪已著於丘山功靡陳於毫髮宜從譴斥更誤褒升方今國

步未夷皇家多故敵王所愾外雖倚於爪牙誥國之姦
內實資於耳目必得力能厭難名可折衝不吐剛而茹
柔俾繩愆而糾謬庶張國法先振主威曾何妄庸乃堪
掄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紹登大寶光御丕圖乃聖乃
神固有生知之性克岐克嶷共瞻天縱之姿奉慈訓於
東朝布英才於言路過收舊物使率乃僚臣敢不祇服
訓辭激昂懦守見無禮者必繫期少舉於顏網知有命
而不回誓益堅於晚節

代鄭穀謝依同知樞密院恩表數

位列中樞既被非常之遇寵均近輔更叨越次之恩荷
德不貲撫躬罔措中謝伏念臣器微有限量狹易充參法

從之華竊榮名於秘殿贊本兵之寄預密議於籌帷雖
任階廊廟之榮顧班在疑丞之後惟器名之不假視資
望以猶輕國有彛章禮存異數於臣侈矣敢妄意於殊
私何錫予之是齊肩於同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受天
申命圖國中興養茲政事之聯同任蹇難之責用均上

賜俾一乃心才不離小官已愧超陞之異大言則望大利敢忘報稱之難

代李邦彥謝先少師賜謚宣簡表

思賁寶符載舉追榮之典寵紆華袞特頒忠節之褒霑厚澤於九原藹遺芳於千載婺孤感涕松檟生輝臣某中謝若昔聖謨具循周道謂叙勲而累行必考謚以尊名為惠若康斷一言而可定合文與獻應二法以無嫌慰孝子慈孫之心位忠臣義士之勸欲有聞於永世宜

不愧於平時伏念先臣某生忝聖民學知儒業逢清時之宴樂保白首之康寧蓄德不施莫展濟時之畧教忠弗倦僅收訓子之功持從橐於甘泉稱善人於鄉里上方貴齒天不假齡陪冊府之英游玉輦曾回于舜目冠河岡之某職審章深惻於堯言薦因愚息之恩進守孤卿之號殊私未愍異數繼頒爰稽追勸之文庸致寵嘉之意小言望小利視功名已謝於前生大行過大名顧道德乃彰於身後弗自有司之議俾為人子之光存沒

與榮戚疏均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篤忠信而恤老秉
明哲以知人禮移始終軫至仁於疇昔言為褒貶著大
法於將來念耆龐宿齒之臣有浚達直行之節過形聖
訓兼錫美稱述士誅而有傳書史篇而不朽臣銜哀未
既拜賜增悲志在顯親已極揚名之義身當許國但堅
移孝之誠

代李邦彥謝起復表

倚廬梓里方深何怙之懷出綍楓宸遽復頻虛之促以
僅存之殘息而使之陪國論以已試之空官而責其贊
治功懇避無從兢惶罔措臣伏念奮身踈逖逢時休明
親膺睿聖特達之知服在左右疇咨之列俯彈未拔顧
玩歲愒日以無聞仰跂清光惟奉令承教之不暇知徹
而勝重果福過以灾生雖保全允賴於皇慈而禍釁難
逃於天罰未究循陔之養忽纏陟謁之悲曲軫宸心特
優恤典冠隆名於五閣肆推蜜印之褒庀褻事於九原
仍厚輶車之委松楸改色閭里生輝不忘孤苦之身每

示記存之意奪情以起捐日以需甫終哭踊之期申命
維綱之舊哀情累上天聽莫回夫何待盡之微生乃冒
非常之異數洒寶章而闕天運載紆紫詔之溫頌駟騎
以真星馳薦枉皇華之重扶力前趨於嚴召疏恩亟對
於便朝玉色賜憐德音甚渥諭以顯親之大勉其許國
之力履地載天奚勝跼蹐摩頂至踵盡出生成矧茲筦
轄之司實佐鈞衡之任念齷齪備負之久已愧罔功豈
皇皇銜恤之中敢云善職茲荷龍光之渥更漸鼠技之
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禮以使臣道無棄物深顧邦家
之計聿嚴輔翼之圖矧制服以情當致三年之愛然斷
恩以義寧逃二事之嫌爰俾從權靡容退處寵靈橫被
感涕交流臣敢不恭體殊私益堅素守收思慮於摧裂
荒速之後勞筋骸於憂傷毀瘠之餘貪祿何心忍死但
從於王事教忠在身捐生期報于君恩

代謝江東轉運使表

襤被去曹罷列郎官之宿褰帷行部復馳使者之星董

長江漕運之權付十郡澄清之寄思隨責重感與懼并
臣其中謝伏念臣生本寒鄉世皆儒業學三冬而射策
嘗妄意於英游展四體以效官但徒勞於吏役時哉易
失老矣何為頃叨薦鶚之間驟玷握蘭之選屬衣冠而
南渡偕父子以同奔脫此一身瀕於萬死顧險阻艱難
之備歷僅保殘年且憂傷哀病之交攻可當劇務幸聞
汰免謂獲退閑敢言簡記之私更被光華之遣矧六飛
駐蹕不忘北顧之圖而列戍臨江方僅南侵之備師屯
甫集饋餉實繁宜資心計之能無乏軍須之給乃容衰
憊尚預使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明哲生知聖神天縱
周王復古挺興衰撥亂之安唐帝知人廣因能任官之
道初營江表首命使臣博訪庶僚俯收一介謂煮海採
山之政嘗所按臨彼飛芻輓粟之方宜知利病肆加誤
寵將責成功臣敢不澡淪初心激昂晚遇愛人節用仰
推上聖克勤儉之風祝國裕民願講前賢知取予之術
代宰執賀順州進枸杞表

靈根夜伏變異負於千年驛騎朝馳薦聖人之萬壽眷
荒裔沉藏之久實王師恢復之初物豈無知時如有待
臣某中賀臣聞神仙不可以學得至道不可以情求訪
雲海之三山殆為虛語候金丹之九轉安睹成功與其
捕影以徒勞孰若清心而自至惟養生之上藥著却老
之嘉名夙標農帝之書雜見家道之記驗西河之遺法
蓋推服餌之良詢南丘之故封厥有延長之益能致飛
仙之變化更傳伏狗之精英方士搜竒歎窮年而未遇
邊臣効異得具體以來歸疑彼舐鼎之留形宛若結芻
而取象天心垂祐上符所屬之辰地寶儲休下見始開
之境帝齡兆永國祚增隆恭惟皇帝陛下體妙希夷凝
神昭曠四海覲亨嘉之會群生躋仁壽之區域彼朔方
允合天人之望震于珍物是興草木之祥式彰闢國之
符益衍後天之筭遺一九而生羽翼笑魏君誇誕之詞
名百物而垂衣裳協帝祖神靈之德事先簡冊懽動搢
紳臣等佐治無功逢辰有幸數北州之貢既觀壽物之

奇占南極之躔佇奏老人之瑞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二十七

表

代宰執賀壽嶽生芝草雙竹表

靈華蔓蔓擢重英累葉之祥綠竹漪漪聳共本雙萌之
 異協此千齡之運見於萬壽之峯兆實有開懼均無外
 臣某中賀中臣聞天地並貺乃興絕異之祥草木無知亦感
 太平之應賢愚同信圖謀可觀維寶嶽之蟠基奠宸居

而作鎮雄固實岱嵩之配穹崇疑霄漢之連神運天成
宛峙蓬山之宮闕雲奔電掣屢瞻仙馭之龍鸞宜上帝
之還資肆元精之回復併鍾瑰產用告珍祺圓蓋鬆柯
挺煌煌之三秀駢枝偶節殊冉冉以孤生美踰漢殿之
九莖竒壓渭川之千畝蒼虬下降同呈菌蠢之姿萼綠
相輝共對嬋娟之色自今創見訂古無倫恭惟皇帝陛
下紹堯虞之純風承祖宗之休典登于至治粲六合以
同文洽此太和擁萬靈而薦祉肆及無情之類共彰有
道之期五色可餐度年齡而有永四時並茂因苞本以
無疆天意在茲物生其驗臣等親逢華旦目覩成功帝省
其山既獲非常之瑞神降之福尚觀滋至之休

代宰執賀後苑太清樓前生芝草表

寶構崢嶸貯太空之和氣金芝菌蠢呈治世之嘉祥繫
禁籞之儲休見靈華之薦社臣其中賀臣聞庶民歸心
則天瑞至植物蒙德而芝草生聖哲有傳賢愚可信甘
泉歌美用昭元祀之誠函德書竒克著中興之効倬彼

自天之祐亶為有道之符孰若聖時屢臻休應雜還遠
來于方貢魁殊近出于皇居歲末一周祥今三見閣名
宣道顯希夷妙物之功門揭敷春表生植如山之德偉
太清之崇制承列聖之宏規別棲御府之名書間接巖
廊之近輔前言徃行恣充一夜之觀忠臣嘉賓密奉需
雲之燕惟致福召和之道職親賢稽古之由上帝博臨
宮童効異金英並秀絢藻井以煌煌紫帝駢分映奠階
而蔓蔓傳觀衆目欣頌一詞恭惟皇帝陛下聖日普臨
仁天廣覆周行無外恩漸四裔之黔黎南向如歸風動
五閩之草木矧茲秘苑實近嚴宸天且應誠地何愛寶
肆元精之回復茁神草之芬敷合彼圖書曾罔愆於象
類薦之郊廟宜不愧於聲詩臣等數覲珍符莫窺妙用
備諸福之物適觀四海之來臣申無疆之休永賴一人
之有慶

代宰執賀良嶽敷春門生芝草表

奠寶嶽於宮隅克壯九重之勢擢神芝於門闕式昭萬

世之符慶祚邦家觀傳海宇臣某中賀臣聞天之降瑞也常應誠而示報神之監德也或因物以薦休惟靈草之芬敷繫太和之克浹茁九莖於秘宇是興漢帝之歌采三秀于瓊山嘗感騷人之賦蓋必祈祥於聖哲故能均信於賢愚倬彼良岑鎮茲京室靈秀實華嵩之配穹崇疑霄極之連神運天成宛若海山之宮闕雲奔電掣屢迴仙馭之龍鸞嘉上帝之傳臨偉宮童之效異鏡翠珉而炳炳欲章萬世不拔之洪基絢金色以煌煌肆有累葉相重之異本仰聖言之垂信知天意之同符妙用難言嘉祥可見恭惟皇帝陛下運希夷之元化撫晏粲之昌期德合乾坤法黃帝垂衣之象仁加草木有周成行葦之風庶邦禩方嶽之朝四海望名山之幸震於瑞物兆比介丘異中黃藏府之傳掩函德銅池之美事光千古喜動一時臣夙偶熙辰荐逢休證披圖按牒益觀符應之明登岱躡梁願刻禮文之盛

代宰執賀尚書省生芝草表

出大政於中台克舉一王之法資洪休於上帝式占三
秀之祥感於至治之馨香表此太平之官府薦紳動色
率土交歡臣某中賀竊以文昌萬化之原職無不統尚書
百官之本人所具瞻時為端右之司實總機衡之務運
開列考道冠前王大飾庶工肇新華省事得其序備存
為政之經官惟其人曲盡任賢之道嗣興元聖丕闡大
猷深思垂裕之勤尤慎持盈之念建公師而興領正宰
揆以分釐不愆不忘悉舉舊章之善無偏無黨咸歸王
道之平土宇闢而四夷兼被於威懷生齒蕃而兆姓同
歸於仁壽恩光浹洽和氣薰蒸是鍾芝菌之華特產機
衡之地披圖按牒共知天意之明修德錫符益顯聖時
之應恭惟皇帝陛下業隆寶祚道振皇綱善駕馭而任
群臣謹緝熙而經百度重規疊矩布治具于邦家端本
澄源委化樞於臺閣凡道揆於一堂之上蓋法行於六
職之聯偉茲靈草之生如告成功之効神休甚侈適依
北極之真祠瑞物有傳永作南宮之故事臣等叨陪近

輔獲望清光日月照而四時行孰測幹旋之妙神靈應而嘉祥見共欣明盛之期

代宰執賀平奚寇表

帝德廣臨始獲全燕之盛天戈薄伐遂平正寇之餘戮桀黠之渠魁撫傷殘之降衆神祇嘉悅疆場乂寧臣某中賀臣聞受天命而臣萬方王者所以大乎一統柔遠人而安諸夏天子所以守於四夷惟去來荒忽之難常故叛服恩威之迭用維時北狄實隔中華乘五季之不

綱盜一方而自擅既合并於八部因噬服於諸蕃星躔掩析未之津與地闕幽州之貢賴累聖擴涵容之德越百年無討威之虞屬寇運之告終致戎酋之失守民心厭亂胡馬尚忘于北嘶物意歸仁塞草亦知夫南向蠢茲奚種思逆天常當衆軍效順之初獨懷旅拒洎故境浚平之後猶緩夫刑竊擁駝馬之群偷安沙漠之地伺我邊隙奮厥狡謀天誘其衷輒空離於巢穴神降之罰敢侵軼於疆陲王師一麾敵衆再北舉太山而壓卵勢

必自推張螳臂以當車力何能禦執俘相係委伏爭奔
歛京觀以如山牧馬牛而蔽野顧人勞則下皆怨而勢
定則內相圖肆首惡之伏辜掩亮徒而悉殄誅行夷落
聲震龍荒關塞閭閻永襲漢家之俗田園耕織共安幽
土之風恭惟皇帝陛下道冒八紘威加九有旌旃所指
先之以無敵之仁鈇鉞有征臨之以不殺之武偉此平
燕之舉亶為復古之能餘孽載殲大勲是集克就祖宗
之志用神廟社之休矧電隕羌營仰天心之助順而禾
生燕土見神載之呈祥豈人力之能為殆神功之默運
捷音誕布歡頌攸同臣等獲與廟謀恭聞宸筭運籌中
幄慚無補於皇猷坐治明堂願永揚於聖化

代宰執賀熙州甘露表

至陰肅肅安厚載于坤輿零露滾滾格休符于天鑒誕
降高真之宇適臨寧賦之辰惟動使車恩流邊部臣某
中賀竊以滋液滲漉者雨露所以生物勞來還定者帝王
所以安民必下得于人情乃上來于天瑞眷彼洮河之

之境襟居戎夏之群烽燼不驚歲事樂三時之務銅機
偶觸宵衣勤丙夜之思臨遣使華往綏遠俗布王言而
人挾纊宣上德而物物回春聲與氣和不言斯應澤隨
恩浹莫令自均時惟天地之同流孰睹陰陽之偏勢纖
芟巨植普沾飴醴之甘列障連城永奠金湯之固恭惟
皇帝陛下體神叅化妙道成能坐明堂而正天綱定寶
鼎而調元氣波橫六合化行寧限于西東中及萬靈德
洽遂充于上下肆及邊陲之地載瞻行露之祥承仙掌
于修莖竊陋漢京之賦需蓼蕭予四海式追周雅之歌
臣等早邁明昌荐觀懿燦天不受其道允臻膏澤之豐
年地得一以寧實賴財成之妙用

代宰執賀燕山甘露表

車書混同浸恩波于遠俗天地相合灑瑞露于新疆俯
元命之前期委上真之秘宇帝心昭著聖曆綿長臣某
中賀臣聞和氣所以致祥仁聲所以柔遠陽勝者則散而
為雨露盖上天化育之功陰衰者其應在于蠻夷實中

國安疆之證眷彼全燕之地久淪亡寇之區運極數終
罪盈惡稔棄遺氓而莫撫戴元后以知歸威武張皇大
慰雲霓之望惠慈滲漉盡離塗炭之辜霈膏澤于立苗
將槁之餘濯清涼于執熱如焚之際人漸厚德天錫珍
符肆卜瑞于殊庭用薦休于景祚珠凝玉藻異霄降之
金莖脂潤飴甘疑朝和于瓊液繫一人之有慶協六合
以同風大美何言嘉祥可驗恭惟皇帝陛下道兼覆載
德徧群黎揚九廟之明靈追繼丕承之烈復五閔之要
塞坐收不戰之功民懷有仁天不愛道洽波湛恩之施
格茲膏露之祥邊徼永寧邁零庭之著異神祇並貺
陋託號之誇奇臣等獲構昌時荐逢盛事天和充塞
已觀天下之一家休應彰明更祝聖人之萬壽

代前任宰執謝賜臘藥口脂表

息老收民與閭里蜡賓之共膏唇衛體分宮闈臘劑之
珍錫予惟新矜憐如舊臣某中謝伏念臣功慚謀國恩許歸
田歲喜順成同賴農夫之慶時加好賜猶叨公輔之儀

戴厚德以不貲體殊私之未愆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均踈近恩厚始終仙粒儲靈知免負薪之疾玉舫借潤更滋槁木之容屬當謝事之初莫効捐軀之素

代宰執賀八月一日露雲不見日蝕表

太史獻占日在當虧之候聖人修德天垂純祐之符有

來雲物之祥莫睹陽精之闕臣某

中賀

竊以天神相遠匪

聲臭之能求歷象有明乃躔離之可考維盈縮或違其常度則推占因著於繁文雖日有食之何繫災祥之事

而分同道也初非次舍之差赫彼衆陽之宗炳為群目之用拂扶桑而出暘谷豈陰慝之能干坐明堂而正天網知聖功之默運交居朔日時當仲秋仰大明之方升謁微露之徐覆霞舒霧集詎觀如月之初氣霽煙銷還照普天之下事光載籍喜溢寰區恭惟皇帝陛下道並堯明功高湯聖在璿璣而齊七政調玉燭而行四時德上昭天允格太和之應日不食朔是謂太平之期曷茲難致之休若有固然之理神心不測妙用孰窺臣等叨

備近司獲逢盛旦修六官之治顧敢怠於欽承揚五色
之輝尚繼瞻於慶瑞

代百官賀冬至表

一氣回旋消長驗陰陽之理七日來復高卑見天地之
心方寶歷之迎長宜法宮之儲祉臣某中賀恭惟皇帝
陛下神參化育道妙裁成四時調玉燭之和七政順璇
璣之運清臺觀象協珠星璧月之躔緹室候祥兆竹管
葭灰之應仰乾剛之獨斷乘陽德以方隆與時偕行茂

對履長之慶終古不忒紹膺滋至之休臣等生遇昌辰
慶逢令節得天之紀永觀神策之增新如日之升願賦
周詩之歸報

笏記

冬無愆陽共慶同雲之瑞宴有折俎俄霑湛露之恩恭
惟皇帝陛下治通神明誠贊化育喜格屢豐之兆式知
飫賜之歡論道經邦顧何裨於燮理醉酒飽德期勉輔
於隆平

乞劄子

臣竊以古者治國必先慎乎德，德薄而刑加，則民不歸心。今朝廷雖有德教，然刑罰未嘗不施，此其所以失民也。臣願陛下慎乎德，則天下歸心，刑罰自無所施矣。

乞劄子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二十八

劄子

乞申飭百官劄子

紹興二年閏四月十三日

臣伏觀周宣王之小雅於車攻則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上於吉日則曰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然則中興之效本於修政事而政事之修亦在夫小大之臣無不自盡而已今朝廷播遷庶事草創

外備疆敵內鋤羣盜日不暇給而百司庶府小大之臣類多苟且偷安不務舉職姑息胥吏濶畧細務累資養譽猶襲承平之弊其間亦有孜孜奉公疚心職事則衆必非笑指以為迂至摘其事而靳之曰了得其事便足以勝夷狄否臣切怪之且國家大體輔弼大臣任之所謂百司庶府之臣知治其一官一職而已夫使一官一職而皆治焉則事將無所不治傳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彼憂之誠是也蓋亦圖其所憂而効於上歟儻無所陳其智謀以裨國論之萬一乃徒私憂過計空廢實務亦奚救於危亂哉今不及其暇時修起庶政顧以細務為不足省則大事亦將委靡而紀綱弛矣紀綱既弛而欲駕馭豪傑以興衰撥亂不亦難乎臣愚欲望聖斷深察茲弊申飭百執事之臣各揚其職無以空言憂國而妨實務庶幾細大畢舉紀律設張則內治外攘無所不可矣取進止

面對第一劄子

臣觀近者金人議和託言劉豫所請雖敵情叵信然而中原殘破民力困瘁不堪驅役豫麟父子特倚金人為重以拒王師如聞敵自有故且倦于南牧則議出于豫欲款吾問罪之舉延旦夕之命理亦或然今敵人遣使先至豫所乃來而所持書輒有封疆之畫其為豫計無疑陛下灼見其情報書曲折事理詳盡固應奪其狡謀破其姦膽不復敢肆桀驁庶能聽順以定和約然而猶可慮者萬一負恃疆敵尚懷逆圖必欲窺吾境土或恐稽留使人呼敵騎以來邀脅則吾可以不為之備乎今已過防秋且遠近傳聞通使人情恐便舒緩臣愚欲望聖慈申戒沿江將帥明遠斥候防扼險要選練士卒日討于師常如遇敵以為先事之備庶無後悔苟和議遂成亦未可以弛備況今日耶臣過計如此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面對第二劄子

臣伏觀陛下懲彊敵之侵凌念兩宮之阻遠不憚卑詞

以通使屈已以議和上以為宗廟社稷靈長之計下以
息海內元元戰伐之苦至誠交感異類草心甚盛德也
然以臣愚私竊度之如陛下神聖之資英武之略內有
撥亂之志而乃鬱鬱居此忍自卑屈以求成請好豈得
已哉徒以事勢未競國步未夷生民未安故為計出此
庶幾天誘其衷還我二聖休兵蓄力徐為後圖非謂舊
事可忘中國可棄敵情可信能恃以久安也然則約和
之後便欲高枕而卧得乎仰惟聖志固將大有所為興
起庶政觀時俟釁期復舊業不唯苟紓目前之急而已
臣願陛下堅坐薪嘗膽之志勵宵衣旰食之勤深詔大
臣簡賢能慎名器明殿最嚴賞罰申飭百執事之列下
至州縣之吏各修厥官毋敢媮墮革因循之弊去苟且
之習要使人人公心為國誠意在民而無養資尸祿計
日待遷之患則衆治舉矣於是生財積穀繕甲治兵蓄
用度寬賦歛以實民力汰冗弱精選練以作士氣日伸
月長假以歲年一旦起而用之則大計可圖成功可必

也顧惟今日權宜之議所利在此昔周宣復古蓋以內
修政事外攘夷狄而越之報吳亦曰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茲非往事之明驗而陛下之所熟聞者乎伏望陛下不以臣言
為腐儒常談留神而勉勉焉天下幸甚取進止

面對劄子

臣聞為天下者審夫議論規模所存而已規模者國家
所治以立議論者規模所待而定議論定則規模立而
國家之勢成矣議論不定則規模不立而國家之勢危
矣夫規模議論尤急於天下多事之際議論定則成不
定則敗規模立則存不立則亡此成敗存亡之机也仰
惟陛下初紹大統邊當戍狄搏噬盜賊憑陵之時凡所
為議論規模有未能定今八年之久天下之變至此已
極戒狄之要雖未可得而其情已見盜賊之暴雖未盡
平而其勢已熾事固有失之于終其在今日收終之時
也故臣愚竊以為今日之議論規模宜不出三者恢復
中原以成再造之功上也因所有之地而疆理之中也

苟目前之安而無所為下也語其上則今之力誠未可為守其下則吾之勢不可復立惟度時量力就其中者為之中者既成則其上可馴而致苟止於下則雖志於中者有不可得矣臣愚欲望陛下發自聖志明詔大臣無取高言以害實治毋偷苟安以玩歲月議論審其可用規模定其適中以此立政事以此立人材以此責功效如是而期月之間治功不成未之見也

面對第二劄子

臣聞君之有臣所以濟治臣効其實用則君享其功臣竊其虛名則君受其弊實用之利在國虛名之美在身志於國者不計一己之毀譽而惟天下治亂之憂潔其身者不顧天下之治亂而惟一己毀譽是恤然而効力於國其實甚難而世未必貴竊名於己其為則易而且以得譽二者之用捨繫風俗閔治亂有天下者不可不察也昔西京之士惟其徇國而不求名故漢道以昌司馬氏之臣務為浮虛而無實用故晉室以亡前世之鑒

其可忽諸臣竊觀今日士夫之俗而知國家之不競蓋在於此無激昂奮勵之志而以循謹自持為賢無捐軀致命之節而以全身遠害為智方聖哲馳驚惟日不足之時則知無不為者所宜貴也而見謂生事當黎元凋瘵勞來還定之日則服勤州縣者在所尚也而取譏俗吏以至避言利之名而常賦經用寢以不理要解事之目而舊章故實多所廢格若此之類皆便已自為非國家之福豈陛下所利哉臣愚伏望聖明深燭厥理凡官人賞罰之際取其能濟時用有益于國家者進之察其虛名無實欺衆要譽者退之黜陟既明好惡既彰則人材風俗從而丕變而真賢實能出為陛下用矣取進止乞討論納節換官劄子

臣竊見近者楊惟忠邢煥皆以節度使致任即不曾鑠院降麻伏緣節度使除拜移改若恩加之類並須宣制豈有見帶節鉞致仕而不然此一時之闕典也臣嘗記祖宗時凡節將臣僚得謝不以文武並納節別除一官

致仕如仁宗朝張耆自使宰授太子太師楊崇勳授太子太保神宗朝李端愿自節度使授太子少保致事皆武臣也惟熙寧間富弼以元勳舊相始令持節鉞致仕弼猶力辭不敢當者久之其後相繼者則曾公亮文彥博也他人豈可援以為例也近歲以來致仕者不問何人不復納節換官亦恐有違舊制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并令三省樞密院討論舊典施行

遵用舊法劄子

臣伏見自渡江以來官司案籍例皆不存而吏部所掌官簿尤難稽考故逐急申明以為約束其目非一士大夫到部凡磨勘注擬賞功任子之類皆粗有條理其後亦稍稍尋訪舊法在部見今遵用然風俗之薄久矣吏部隨事申明有所從寬以便人情士既習見其事則雖有舊法而於已不便者則必羣譟衆起千訴百篇必欲有司申明以破舊法如是者多矣臣竊恐之士農工商之四者皆陛下之民也亂離以來士之失職者固可憫

矣聖訓孜孜未嘗不以是為言而今之在官者亦所同恤而無異詞也獨不念今三農之務與百工之肆商旅往來之塗亦能無失其業而官之為法曾少優於承平時否然則吏部所以待天下之士恐不可以廢舊法而專徇一時之人情也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吏部自渡江以來凡所申明與法相戾者並從舊法其因去失案籍措置指揮令逐一類聚看詳若舊法已有該載不妨遵用者取旨別行判定仍指揮應吏部條目已有舊法者今後不許申明權宜改易庶幾士安分守而有司不至廢法亦中興之政所先務也取進止

乞召臣僚降詔劄子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事君如腹心施報之道在古如此方今國步艱難需人共濟正陛下任賢使能以圖中興之時收用人材誠急先務然號召之際或不能致欽盡禮以待之所謂真賢實能將卷懷而去彼屑就者非誘於利祿則迫以威刑

欲其盡忠以為腹心之用不可得也臣伏見祖宗舊制凡在外除授內任及被召臣寮若學士以上職任及新舊宰執必降詔書以為赴闕之信至其下則或尚書省給劄吏部給符以聖旨行下照會催促而已所以別等威示眷禮於貴近之臣也自兵興以來急於除用降詔之禮一切盡廢乃或有如敢遷延當重寘典憲之令矣茲豈所以待賢能之道哉臣愚欲望聖慈舉行故事凡六尚書及翰林端明殿學士以上職任并新任與曾任宰相執政官若自外除授或被召應赴行者並令尚書省日下報學士院頒降詔書以示待遇之禮且使外任近臣有所取信以離其官守仰稱陛下任賢使能之意取進止

李邴分門內外制集劄子

臣伏見前叅知政事李邴任翰林學士日將本院內制文字分門編錄已成部帙甚為詳盡自渡江之後本院文籍散失無復存者緣內制文字體製不一而祖宗以來

述作今悉無所見稽求檢閱實為急關契勘本官見以
端明殿學士領宮觀寄居泉州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
旨下泉州差書寫人官給紙劄就本官家傳錄一本繕
寫裝背如法仍委官一員點檢對讀務令精詳共限一
月了畢差人賫赴行在于學士院送納庶使本使撰述
文字有以考據取進止

論保奏功賞劄子

臣竊見近時諸處保奏功賞多有白身人乞補文資或
與免解免省試特赴殿試之類其間未必皆是士人不
無冒濫方今吏選員多闕少擬注不給若更開此塗則
愈見猥冗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後白身人應緣
功賞補官止許補班行名目其未應補品官者依効用
入資法收補即不得陳乞補受文資及免解免省試若
特赴殿試之類庶革冒濫之弊稍清士風取進止

修神宗哲宗兩朝實錄劄一申劄子

南渡後初
史館申請

准紹興四年五月五日尚書省劄子五月四日

三省同奉聖旨神宗哲宗皇帝兩朝正史實錄
並令史官看詳重修所有應干合行事件條具
以聞右劄付修國史日歷所令先次條具下項
一本所恭奉聖旨看詳重修神宗皇帝哲宗皇帝正史
實錄欲乞將神宗皇帝實錄先次看詳重修

一合要照修文字乞就秘閣檢借抄錄如闕許於行在
臣寮士庶之家借本傳錄用畢給還如在外州軍臣寮
士庶之家令所在州軍官給紙札借本抄錄發赴本所

一今來先次重修神宗皇帝實錄欲將秘閣抄錄到朱
墨本及後來降到墨本實錄一處看詳重修進呈

一應行移取會及約束日限斷罪並令本所依已得指
揮施行

一合用紙札朱墨錢物等欲就本所應副支使

一今來本所現闕投下申奏文字人欲乞依勅局例從
本所指名下三省大程將差大程官四人與免本處諸
般重難差遣

又再申請劃一劄子

一本所恭奉聖旨省詳重修神宗皇帝哲宗皇帝正史實錄欲乞將神宗皇帝實錄省詳重修所有哲宗皇帝實錄合要當時臣寮家傳行狀墓誌等文字亦欲乞從本所先次移文行在臣寮之家及下諸路委轉運司尋訪子孫抄錄編類成冊發赴本所

一本所官係先差修纂建炎日歷員數不多今來重修兩朝正史實錄欲乞詳酌添差官三兩員協力同修

一契勘祖宗朝日歷實錄正史並於史館編修元豐官制分日歷屬秘書省著作局實錄正史各別置院近緣修纂日歷為著作闕官令長貳通修又差郎官兼領緣上件職事止係修纂日歷即與史館不同今來既令本所官重修兩朝正史實錄欲乞將秘書監少帶兼直史館著作郎佐並帶兼史館檢討其郎官見兼著作郎者亦改兼史館職事庶於名實不致差紊

又再申請劃一劄子

一契勘本所及秘書省並闕神宗哲宗兩朝正史欲乞申明朝廷行下諸路州軍于臣寮之家廣行搜訪

一契勘神宗皇帝實錄自有舊來朱墨本其墨本係元祐年所修已是成書其朱本係紹聖年間因蔡卞起請重修將舊書所載多所增損務要傳會一時紹述議論而元祐史官其間語言不無過當失實然亦有別行引用照據以證墨本未盡去處若將二本參照修定委是詳備欲乞從本所官先據朱墨本省詳重修如或尚有合行取會照對文字逐旋申明取索施行

一契勘哲宗皇帝實錄係崇寧以後蔡京提舉編修叙事之外多是增飾語言變移是非殆非實錄之體成書之後其當時時政記等應干文字又皆焚棄竊恐所載不無更改隱漏失實即難以便據舊錄重行修定欲乞從本所逐旋申明於諸路州軍及舊臣之家更行取索求訪當時文字事跡按據參照看詳重修庶無牴牾

薦察官劄子

臣等今月二十二日奉御筆付臣某令與沈與求同薦

數人有素行不阿附者具名進入以備察官之選臣等
恭稟聖訓同共商量以平日所得於公論者五人應選
具列於後

左朝奉郎尚書祠部員外郎鄭作肅性稟純潔有學術
通於世務剛介寡合議論有餘

左朝奉大夫行太常博士趙需性行純靖有操守更歷
中外差遣皆有可稱

左奉議郎權知柳州常同元祐言官安民之子安民首
擊蔡京者與陳瓘鄒浩龔夬等齊名而其子孫如同學
職操履最有家法

左宣義郎權通判漳州李長民有文采學問嘗中祠科議
論䟽通清介有守

左從政郎前太學博士程克俊有品識議論精審所守
堅正而不為微訐

前件官皆有時名素行無缺察其平日必不肯為阿附
以臣等愚見可以仰備采擇伏望聖慈更賜詳酌取進

止

除兩浙東路安撫使上殿陳乞劄子

契勘浙東一路管下州縣憑依山谷邊臨江海皆係控扼唯籍有心力可以伏兵將捕盜官在任乘無事之際協力措置以備緩急臣今誤蒙恩付以帥事竊慮本路州縣兵將捕盜官內有老病及懦弱臨事不可倚仗之人伏望朝廷特降指揮許臣体量具名申尚書省或樞密院取旨放離本任別令合入差遣其闕從臣一面踏

逐奏辟差填一次庶幾得人緩急可以使喚取進止

上尚書省乞換閑曹劄子

某見領左選職事繁劇兼掌內制亦係獨員又蒙差權尚書兩選事緣某久病右臂手指攣痺疼痛執筆有妨深惧簽押文字不前因致曠闕伏見元祐間陸佃以兼史職辭吏部換禮部侍郎崇寧初張商英亦以修書自吏部改刑部今來兵部侍郎程瑀已得旨與郡某欲乞此附前例換上件闕庶得職事稍閑可以專意應副學

士院文制衰病之軀免致顛仆候鈞旨

又上尚書省劄子

建炎四年九月三日尚書劄子子綦某劄子伏覩近降
指揮令講讀官翰林學士後省官日具故事一两件供
進者契勘徃時供進故事本係講筵之職欲乞指揮下
講筵司置歷定日輪官供進施行伏候指揮

書